

# 最後關頭

藝文研究會出版  
獨立出版社發行

張道藩著



抗戰藝術叢書

4  
2  
8

855  
11

855.74 / 1134

机  
械  
制  
造  
工  
程  
学

0.40

版 權 所 有	
著 者	張 道 藩
出 版 者	藝 文 研 究 會
發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正中書局雜誌推廣所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抗戰劇叢書之五 最後關頭
角 四	價 實

## 序

自從七七抗戰開始以來，我們的劇作家總算能够放大膽子把自己心底裏要說的話，透過了各種戲劇，傳達於讀者和觀眾了。簡單的理由就是中華民族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我們的一切狹窄面目，已經完全暴露於世界，我們再也不必顧慮到政府以往萬不得已的時候所發佈的「敦陸邦交令」了。這是何等一件令人痛快的事！所以自七七事變以後，各種抗戰的戲劇就如雨後春筍一般的大量產生了。但是我們對於七七以前許多含意甚深而暗示着極堅強抗戰意義的劇本是不應該忽略的。

「最後關頭」就是其中之一。「最後關頭」這個題名當然就是由我們最高領袖所說「犧牲不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一句名言裏得來的。我們祇要知道這一句名言是爲甚麼說的，我們就可以想道「最後關頭」這個劇本是爲甚麼作的了。據著者說，他動筆寫這個劇本是在廿四年的冬天。因爲職務太繁忙沒有能够早早寫成。直等到廿五年秋天他到無錫梅園養病的時候，天天聽着無錫附近要塞砲台試砲如雷的巨聲，震動了他的心絃，他的情緒激動了！他的熱血沸騰了！他努力在一星期之中將全部對話大體寫完。到了廿六年春天，經過長時間的整理，乃能在五月一日出版的文藝月刊戲劇專號裏發表。戲劇專號大約印了三千冊。另外又抽印了單行本五千冊，在五月下旬著者得了最高領袖的允許又加印了兩萬冊送至廬山暑期訓練團，分贈給受訓的學員。近年來出版的劇本恐怕要算這一本傳播

得最廣了。

「最後關頭」劇本的本事，雖然是寫唐賀兩家的鬥爭，但是稍加思索的讀者，和明眼的觀眾，一定可以看出是隱寫中日兩國的鬥爭。在這個劇本裏，我們可以看到著者當時不能明寫的苦衷。同時用這種以小喻大的寫法，我們更可看到著者當時暗示出許多有關民族國家重要事件的大不容易。

此劇在抗日戰起以後，由國立戲劇學校於廿六年九月下旬在長沙公演，隨博社會的歡迎，又由國立戲劇學校巡迴劇團及首都抗敵劇團先後在京，漢，及蘇，皖，贛，湘，鄂等省許多地方公演。給予觀眾對於抗戰前途以很優良而且深刻的啓示。許多觀眾也很能够了解其中的寓意。我現在爲使讀者和觀眾對這個劇本得更進一步的了解起見，特作以下的推測和分析。

#### (1) 人事方面

1. 唐賀兩家當然就是指中日兩國。

2. 唐紹軒是中華民族的代表，同時也代表中國本部。紹禹代表中國的蒙古。紹堯代表中國的西藏。建華是中華民族的領袖，他代表中央與中國的東部和中部。衛華代表中國的北部。振華代表中國的西南部。瑞華是東北四省的代表。醒華却是中國的外交代表。安國，靖國，是中國青年男女的代表。至於誠之，益生，哲先，魯城，麟真等當然是用來代表中國許多高級將領的。

3. 潑辣的賀老太婆，當然是代表倭族的舊囊。承武很明顯的代表日本一些還沒有數典忘祖的穩健派。述武既是守財奴當然是代表日本的財閥。繼武代表日本軍閥。純武則代表他們瘋狂的少壯派軍人——關東軍。瑤玲就是他們那些善變得像妖精一樣的外交家。

4. 至於應凱南、梅理清、方爾士，很明白的是「英格蘭」「美利堅」「法蘭西」的變音。而單國基、戴益謙、余德鄰等自然是「三國際」「德意志」「薩大印」了。

5. 劇中所說的「法院」當然是指「國聯」。「大東園」「大北村」當然就是指「東北四省」及「華北」。

6. 韓健就是漢奸。大黑山的土匪就是指偽軍。

(2) 含意方面

1. 賀家對唐家的忘恩負義，就是說日本對中國之忘恩負義。在歷史上，日本國王曾經屈服於中國，所以說他們現在是奴欺主！

2. 賀家要求同唐家聯姻，即指日本想同中國親善或聯盟。劇中指出暴發戶賀家方法和態度的錯誤。即指日本欲求與中國提攜親善的方法和態度錯誤。賀家說怕唐家與單國基家開親。即指日本常常以防中國赤化爲口實。

3. 瑞華之被搶，指東北四省之被侵佔。唐家以瑞華被搶的事訴諸法院，就是中國以東北被日本

強佔的事訴諸國聯。法院之無法調處，不能主持公道，即指國聯之無能。

4. 應、梅、方等人總勸唐家忍耐，正像英、美、法，諸國過去數年之內總勸中國忍耐。他們最後見齊賀家是那樣的不可以理喻，雖然都憤慨的說願意盡力幫助唐家。但是唐家也明白他們各有苦衷，自顧不暇，不見得能多多幫忙，所以抱着「自力更生」的決心，一到最後關頭即奮起抗戰。這還不是中國抗戰前後國際間的情況嗎？劇中對於單國基戴益謙余德鄰等不過是輕描淡寫提到幾句，大概是著者當時就對他們沒有多大希望，所以不願多說！

5. 賀家強佔了東四省還不知足，又要提出條件要求唐家承認瑞華與純武是正式婚姻，並且要求以大東園大北村作瑞華的嫁奩。這不是與日本要求中國承認「偽滿」讓華北五省自治一樣嗎？至於唐家拒絕此等條件，決定抗戰，著者直預料到七七事變狀況之下，中國必定奮起抗戰了。

6. 抗戰事起，衛華，振華，先後傷亡，這是指抗戰期間，華北，華南，免不了受重大損失和犧牲。紹禹老先生繞到敵人後方去搗毀敵人的老巢，這是著者希望於抗戰中的蒙古同胞的。建華曾經因忠勇抗戰受了傷，這是表示中國東部中部在抗戰期中亦必受重大損失及犧牲。但是堅強抗敵的根基仍在華中。（以全中國版圖而論豫鄂贛湘川滇黔康陝甘皆應為華中之部）所以終久由這一方面領導反攻得到最後勝利。

7. 賀繼武被唐家打死。表示中日戰爭當中，日本軍閥必遭慘敗以垂青史。賀繼武慘敗回去欲殺瑞華，反為瑞華所殺，表示瘋狂的日本少壯派的關東軍慘敗退到關外以後竟大肆屠殺我們東北同胞，終久被東北同胞奮起圖存全部予以殲滅！

### (3) 結論

1. 暴發戶的賀家，專恃武力，橫強霸道，欺侮善鄰，結局是自召滅亡。這正如我們的敵人日本強盜，專恃武力侵凌我們一樣。不久的將來必定同賀家一樣的自召滅亡。却是著者仔心十分厚道，並不教他家死絕死盡，還讓他家留下一點命根——一個小孫子。並且很寬大的放他們回去，祇要他家能夠覺悟，唐家還是要本厝寬仁厚德的精神扶持他家的。

2. 在唐家方面，當瑞華被搶以後，因為實力不充，雖曾一度為欲奪回瑞華而挑戰，結果是遭了失敗。這直是寫中國為了東北與日本有一二八及長城之戰。以後之所屢夾屢忍，為的就是：1. 求內部的統一，2. 求實力的補充，3. 求全國一致的團結。這也就是七七戰起以前中央的國策。到了我們國家已經統一了，實力已有相當補充了，全國民衆也知道團結了的時候，日本強盜就着了急，以為若果再不動手將來就無法對付中國了。所以借口發生了七七的蘆溝橋事變。中央對於這一點也看得十分明白，認為中日的和平已經絕望。中國的犧牲已經到了最後關頭。所以我們的最高領袖就毫不猶豫的，領導全國民衆，奮起抗戰！在抗戰期間，自然

免不了重大的損失和犧牲。但是祇要我們全國同胞能夠定必勝的信心，服從領袖的指揮，負起應負的責任，遵守應守的紀律，忠勇抗戰，努力救亡，則劇中唐豪自力更生的最後勝利，也就是我中華民族的最後勝利！因為中華民族是向來愛好和平的。所以在我們得到最後勝利以後，我們中華民族不特要永久維繫東亞的和平，而且還要進一步謀世界的和平和人類的幸福！

以上是我對於「最後關頭」劇本內容的推測和分析。我希望我沒有誤會著者的用意而引讀者和觀眾入於歧途。許多抗戰劇本都祇描寫或暴露有關抗戰的若干部分的題材。「最後關頭」不特是隱寫了中日兩國數年來政治軍事外交許多的史實，而且還預料着中日血戰之必然發生，更肯定的指出中國要在甚麼情形之下纔能抗戰，到了甚麼情形之下纔是最後關頭，要怎樣的全國一致努力奮鬥果敢犧牲忠勇抗戰纔能够得到最後勝利，尤其是此劇本事之決定，遠在七七事變廿個月以前，更使我們不能不佩服著者對於國事有深切的認識和推斷。最難得的是著者不因此劇中包含着這樣偉大複雜不易結構的劇情而忽略了戲劇的藝術和技巧。抗戰戲劇叢書選入此劇，正足以供抗戰民衆之需求。

杜壽康 廿七年國慶日於重慶

## 引言

我對於戲劇本來是門外漢。在求學的時代，因為研究文學，引起我特別愛好戲劇的興趣。但是當時也不過歡喜讀劇本，歡喜看名劇，自己求欣賞罷了。近五六年來。我一天一天的感學戲劇在文化上有牠特殊的使命。在教育上有牠偉大的力量。我利用公餘之暇。從事戲劇創作。從事戲劇實驗。於是在廿三年我大膽的發表了我的第一個劇本「自救」。並且從當時起，立下一個宏大的志願。希望此後有生之年，每年能寫一個劇本。過去兩年。總算以「自誤」及「密碼」充數了。今年則以「最後關頭」對於我所立的志願來交卷。

「最後關頭」裏的故事，雖然是以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古國裏賡賀兩個民族械鬥式的鬥爭為張本。但是我要鄭重的申明，我寫這劇的主要意思並不是在提倡或鼓勵這種「械鬥」。自從這劇本發表於本年五月號文藝月刊戲劇專號。兩個月以來。我接着許多讀者的信和聽見許多朋友的談話，又看見幾篇對這劇本的批評，中間却有許多的猜測。有的生長在大都市或教育比較普及省份的人，幾乎認為這種械鬥是不會有的事。有的人又說：就算有這種事，於我們的民族也是不甚光榮的，又何必拿來寫戲劇。有的人又在那裏推測這戲劇是含有「以小喻大」的寓意的。我真想不到這劇本會引起這許多的懷疑。

其實我寫這劇本的原意非常的簡單。我們雖然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優秀民族。但是我們的國土這樣大，我們的人民這樣多，那裏能够希望全國各地，全國人民的文化程度都能一樣呢？假如不幸的有些地方還不免有了這種事，我們又何嘗不可以取作題材寫出戲來給人們一個教訓！使那些橫強霸道的人知道，行兇終非好事，結果祇有自召滅亡！使那些被壓迫的人知道，到了忍無可忍不能不犧牲一切，以求生存的時候，祇要能團結一致努力拚敵終有最後勝利的一天！至於說這種械鬥的事不甚光榮。那又要看怎樣說法。我們這個世界上的人類，不是同樣都有過數千年的歷史文化嗎？不是也有許多自號爲先進國家開化民族的嗎？可是那一個國家天天在想侵略這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天天在想殘殺這一個民族。受過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的教訓還不够。現在各個民族不是又在那裏虛心考慮，各逞陰謀，劍拔弩張，張牙舞爪的對着他們自己認爲可以併吞，可以消滅，可以強佔，可以殘害的民族示威或實行毒噬嗎？這不是人類中間的械鬥嗎？這種事又有什麼光榮呢？又怎麼不可恥呢？把他縮小來看，牠會比一個民族內部兩姓械鬥更高明嗎？

以上所話，我僅是對懷疑者的意思的分析，並不是這個劇本含意的說明。若果讀者確認爲這劇本有「以小喻大」的寓意。那我只能欽佩讀者的聰明。更進一步講，假如這意義竟被讀者猜中了，那麼這劇本不但是可以促起一個民族內不知相愛的同胞們的覺悟；而且還可以促起了全人類各民族間的反省。那真要算意外的收穫了。

最後，我很誠懇地請求讀者對於這一個幼稚的劇本給以忠實的嚴正的指教和批評。那我就萬分感激了。

張道藩 廿六年七月一日於南京

# 目次

序

引言

最後關頭——五幕劇——

殺敵報國——獨幕劇——

1

69

目次

1

# 最後關頭

## 第一幕

### 人物

唐紹軒 唐宅家長。年七十歲。身着長袍馬褂。

唐建華 紹軒的大兒子。年約四十七八歲。身着

長袍馬褂。

唐醒華 紹軒的第一個女兒。年約卅歲。身着中

式女裝。

唐瑞華 紹軒的第二個女兒。年約廿五六歲。身

着中式女裝。

唐衛華 紹軒的第二個兒子。年約四十四五歲。

身着長袍馬褂，

唐安國 建華的兒子。年約廿年。身着黑色中山

裝，

唐增國 振華的女兒。年約十八九歲。身着中式

女裝。

唐紹堯 紹軒的第二弟。年約六十三四歲。身着

長袍馬褂。

唐紹禹 紹軒的三弟。年約六十歲。身着長袍馬

褂。

唐振華 紹軒的第三個兒子。年約四十歲。身着

長袍馬褂。

僕人 身着普通長服。

賀母 向縣賀家村賀宅的家長。年約六十七八

歲。身着西裝禮服。

賀純武 賀母的小兒子。年約廿三四歲。身着黑

色西裝。一臉橫肉。一望而知爲一個橫強無禮的粗人。

賀瑤珍 賀母的女兒。年約廿五六歲。身着西式豔裝。

佈 景

唐府的廳堂。正面爲牆壁。上部近天花板之一段有一橫扁額。上書「芝蘭堂」三個大字，兩旁有上下款小字。扁下掛一幅紅緞子寫的百壽圖。（或用壽星亦可）百壽圖旁掛一付壽聯。聯語可借用「世代千秋歡喜堅固」。「君子萬年福祜久長。」或另作相當聯語亦可。百壽圖前面有長桌，高約四尺。長桌中間置壽果一盤。兩端置大燭台，插龍鳳燭一對。長桌前爲一方桌。中間置古雅檀香爐一

個，燃着檀香。香爐左右兩旁置花瓶一對。內插鮮花。方桌兩旁置中國舊式大椅子兩把。台之左右兩旁各有一雙扇門。各門兩旁壁上皆有中國古畫。外來的人由台右的門入。到後面去的人從台左的門下。廳中除正面擺的桌椅而外尚有舊式大椅置於左右兩旁。每排三椅或四椅。椅與椅之間，皆有茶几。正面兩屋角處各置三四尺高之小台，上置古玩或花瓶盆景等物。其他的布置酌量應用。

這天是唐紹軒老先生的生日。正是陽歷五月五號。此廳這樣佈置作爲壽堂。演壽戲的花廳則在花園裏，所以演戲的音樂聲音，隱約可以聽見。開幕之時，約在晚間九點鐘，正是壽筵已畢。未走的客人大都在看戲。建華，衛華，醒華，紹堯，紹禹，正在

廳中談心。安國靖國扶着紹軒回到廳內來休息。振華、瑞華隨着後面進來。

紹軒：（年七十歲。身着藍袍黑馬褂。由他的孫

子安國，孫女靖國，扶着走進客廳。廳中先在之人皆起立致敬。紹軒走近廳時，微笑的說）。嚶呀！這是做甚麼大壽，簡直

把人都累壞了。孩子們，你們今天招待了許多客人，恐怕也累了。（說完坐下。）

建華：（紹軒的長子。安國的父親。身着藍袍黑褂。年約四十七八歲。）爸爸，我們沒有甚麼。大家雖然忙一點，倒忙得很高興。

紹軒：現在外面的宴會都完了嗎？

醒華：（紹軒的大女兒。年約三十歲。身着藍裝。）早就完啦，爸爸。有的客人已經走了。還有許多客人在花廳裏看戲。

紹軒：我忙了一天反而沒有得戲看。今天晚上演了些甚麼戲呀？

瑞華：（紹軒的二女兒。年約廿五六歲。身着藍裝。）「精忠報國」，「可恨的漢奸」，都演過了。現在恐怕演「亡國恨」還沒有演完呢。

衛華：（紹軒的第二個兒子。年約四十四五歲。着藍袍黑褂。）有幾位客人老早就想點這一曲戲。他們恐怕爸爸忌諱，說不吉祥，所以沒有敢點。後來我告給他們，爸爸是向來不迷信，不忌諱的。他們才點了。

紹軒：衛華，你說得很好。應該讓客人們儘量的快樂。在這種國難當頭的時候，讓大家看看這種戲知道點亡國的慘痛，心中有點警惕也是好的。

安國：（紹軒的長孫。建華的兒子。年約廿歲。

着黑色中山裝。）爺爺，你沒有看見剛才演「可恨的漢奸」那時候，大家那種情緒緊張的樣子。真教人感動。台上的人喊打漢奸！台下的人也不約而同的一齊嘩打漢奸。有的客人把茶碗擲到台上去。有的客人把橘子皮丟上去。（尙未說完，靖國接嘴說。）

靖國：（振華的女兒。年約十八九歲。着鹽裝。）

我還看見前幾排的好幾個客人向着台上吐吐沫呢！（大家笑。）

紹堯：（紹軒之弟。年約六十多歲。身着長袍馬褂。似乎有點醉意。扶着紹禹的肩進來。

）誰不討厭漢奸！剛才演「精忠報國」的時候。我看見秦檜那個怪樣兒。真想跳上

台去踢他幾腳才痛快。我現在才相信從前有一個知縣老爺。看演風波亭的時候。要把秦檜抓來殺掉的話是真的啦。

紹禹：（紹軒的三弟。年約六十歲。身着長袍馬褂。剛隨紹堯進來。不等紹堯說下去即說。）幾曲戲都演得真不錯。剛才演「亡國恨」的時候。大家鴉雀無聲的看着聽着。許多客人都感動得吊下眼淚來啦。

紹軒：唉！很好！這就是人心還沒有死的表現。

我們大家只要有自信力，只要真正有臥薪嘗膽的精神向前進。國家的危亡，一定有救的。（稍停，對振華。）今晚的客人招待得很周到嗎？所請的客人人都來過囉嗎？

振華：（紹軒的第三個兒子。年約四十歲。身着藍袍馬褂。）除了賀家村的賀家而外，別

的都來過啦。

安國：哼！他家不來有甚麼關係！每逢我們家有喜事。他家都是很嫉妒的。他們一定是怕人家笑他們是我們家奴才的子孫，所以不肯來的。

建華：（制止安國。）安國，不要亂說話！

紹軒：（驚訝。）噫！安國，誰告訴你，賀家是我們家奴才的子孫？

安國：誰告訴我？這一縣的人，誰不知道賀家的祖先當過我們家的用人。誰不知道他家的點根基是——們家賞賜的。誰不知道他家的——一切都是學們家的。

靖國：因為他家常常欺負我們。凡是打抱不平的人，都罵他們奴欺主呢！

紹軒：（對於安國靖國的話，似乎又驚訝，又高

興。）好啦，儘管他家欺負我們，我却不准你們以後拿這種話罵他們。俗話說的好。「甯讓他不仁，莫教我不義。」你們懂得嗎？

安國：爺爺，我們自然應該聽你的教訓。不過我們同那那種橫強霸道的人家講仁義道德，恐怕是自費呢！

瑞華：要不是他家這些年，處處拿出那種暴發戶的氣焰來欺辱鄉里。我想不會有人這樣恨他們，罵他們的。

紹軒：好啦，可見人心自有公道。他們今天受人痛罵，受人鄙視，也就是他們不會做人的處罰啦。不管怎麼樣，我們要忠厚一點，不必罵他們。

建華：你們應該聽爺爺的話。

紹軒：是的，（對安國等。）孩子們，你們應該聽我的話。你們個個都應該立志做人，好好做事，努力復興我們的家業，才算是唐家的好子孫。若果祇知道一味的怨恨我們的仇人，這是沒有用的。賀家那種暴發戶常欺凌我們，固然是令人可恨。但是我們要知道，當年欺負我們的，豈祇賀家一家嗎？要算起舊賬來，我們的仇人正不知道有多少呢！幸而那些人家，這幾年，對我們的態度和轉好啦，一切的仇隙，也慢慢的消除，大家都有了很好的友誼啦。我們何嘗不希望賀家也能够那樣呢？可惜他們絲毫沒有覺悟，所以沒有辦法。賀家對我們固然是不好，可是我們自己也要知道。要不是前些年我們自己家裏的人不爭氣，

常常同室操戈，開門揖盜，也不會讓賀家得着那樣多的機會來搶劫我們，欺負我們的。我今天所高興的，不是你們給我做七十歲的大壽。而是看着你們這些子孫，都還能够深明大義，親愛團結。這就是我們唐家復興家業的好現象。可是大家要知道。我們家越有進步，我們的仇人，說越更害怕。他們怕的就是我們家業復興以後，會報復他們。因此他們一定想方設法來阻礙我們，破壞我們的成功。因為這樣。我們以後不管是對人，處事，都要時時刻刻小心，謹慎，謙和，忍耐，才好。免得遭仇人的嫉妬，惹仇人的怨恨。我們就是有報仇的決心。也祇可以藏在心裏。不可以掛在嘴上。有了復仇的心，先讓仇

人知道啦，不但是很蠢，而且是很危險的

事。我的年紀一天一天的高啦。也不能多管事啦。以後復興家業的責任，都在你們大家身上。你們要做唐家的好子孫，就應該永久記着我今天晚上的話。好好的向前去努力。

建華：爸爸，我們大家決不會忘記了你這種寶貴的教訓。

僕人：（入廳報告。）老太爺，賀老太太帶着她的少爺小姐給您拜壽來啦。

安國：（生氣的對僕人說。）這時候才來！老太爺就要休息啦，誰還要接待他們！

紹軒：安國，不准多說話。不管賀家怎麼樣。他們既以禮來。我們就應該以禮相待。（對僕人。）請賀老太太她們進來。

僕人：是。（說畢下。）

紹軒：（對衆人。）他們來啦，大家要很客氣的對待他們。不要忘了我剛才說的話。

安國：我不願意見那些峨眉賊眼的流氓，浪人！  
靖國：爺爺，我也不願意見那些忘恩負義的鬼！

紹軒：（搖頭嘆氣。）好罷，你們到花廳裏看戲去罷，可不要亂說話得罪了客人。

【安國靖國下。】

紹禹：（看着安國等出去後。）好的！這才是唐家的好孩子。

紹堯：真不錯！

紹軒：算囉，算囉，三弟不要再鼓勵他們啦。

紹禹：大哥，他們有了這樣認識，是很好的。（很高興的。）哼！我們家有了這樣的子

孫，將來不怕不能復仇雪恥的啦。（對紹堯。）二哥，你願意見那個老虔婆嗎？

紹堯：我才不願意見那個潑辣貨！

紹禹：那麼咱們到書房裏去罷。（同下。）

僕人：（入廳報告。）賀老太太到！

「紹軒起立，其餘坐下的人也起立。紹軒

往門前移動數步迎接賀老太太。」

賀母：（年約六七八歲上下。穿戴了一身花花

綠綠的西式裝束。活像一個老妖怪。大搖

大擺的走進來。頗有劉老老進大觀園之

慨。瑤珍純武在後面跟着進來。）嗷嗷

嗷！老祖公，我們這時候才得來給您拜

壽，真是不恭敬得很。罪過，罪過！

紹軒：賀老太太，那裏話，實在太不敢當啦。

賀母：老祖公，我們本來老早就要來的。因爲

聽說單國基家的人也在這兒。我怕我這個（指純武。）淘氣包又跟他們鬧起來。所以避開了他們，來遲了一會兒。

紹軒：哦，原來是這樣。

賀母：（很自負的。）可是，老祖公，這不是說

誰怕他們。實在是因爲今天是老祖公的萬

壽，要鬧出事來太不恭敬啦。

紹軒：賀老太太，難得您想的周到。你的少爺小

姐們一個個都長大啦，好幾年不見面，差

不多都不認識啦。

賀母：唉！您看，我真是老糊塗啦！祇願說話，

還沒有給老祖公行禮呢。（對其子女。）

孩子們，過來給老祖公拜壽。（她的兒女

們稍前進。由她領着行禮。）給老祖公拜

壽。（大家對紹軒一鞠躬。）

紹軒：（回禮。）不敢當啦。

賀母：（指着她的兒子。）這是小兒子純武。

（約二十三四歲。着黑色西裝。）這幾年倒

也學了一手好武藝。每天不是在這裏同人比槍，就是到那裏找人比劍。人家都很怕

他。這孩子雖然淘氣一點。將來能够保持我家那點小家當的，恐怕還要算他呢。

（指着他的女兒。）噯！着是小女瑞瑋。

（約廿五六歲着西式女裝。）去年才在東方大學畢業。她現在很能够幫助我管些交

際的事情啦。噯，噯，聽說在學校的時候，人家叫她甚麼交際皇后……

瑞瑋：（對其母使眼色，欲止住他往下說。）媽！

同老祖公講那些幹甚麼！

賀母：（不理其女。）噯，不是，我記錯啦。是，

是叫她交際花！是的，從前人家叫她交際

花，我還不懂得是甚麼意思。後來看見她

接人待客都很對勁兒……

純武：（修正他母親的話。）媽的意思是說很合

式……

賀母：（對其子有點不願意的。）對勁兒不是一

樣的嗎？（唐家的人聽了相笑不好笑。賀家的兒女們覺得怪難爲情。瑞瑋也急得臉

紅了。）是，是的，以後我才知道爲甚麼

人家叫她交際花啦。

紹軒：是的，賀老太太，這些新名詞，咱們老年

人聽着真是怪不順耳的，是不是？

賀母：我有時候倒覺得很有意思。（忽然眼看着

唐家一羣兒女指着瑞瑋。）這一位好像是

二小姐吧？幾年沒有看見，越長越漂亮

## 最 後 關 頭

啦。（瑞華聽了表示羞態。）

紹軒：是的，這是第二個小女瑞華。她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是學園藝的。所以我把大東園就交給她去管啦。

賀母：（目光不轉的上下打量着瑞華。）唔！對啦！（慌張的。）真了不得！（大家欲笑不好笑。）好一個能幹的小姐。

紹軒：這是大兒子建華，您是認識的。我這些年精神也差啦。家裏的一切要事都交給他管啦。現在許多事總算得整頓得有點樣子啦。這是第三個兒子振華，您想必也見過。我們錫南村的幾個莊子現在都交給他去經營啦。這是第二個兒子衛華，您當然記得的。大北村的那些田莊，由他在那裏管理。那個地方的土匪向來是很多的。可

是這幾年他訓練了許多壯丁去保護。倒也不常有搶劫啦。這一個是大女兒醒華，自從她的母親去世以後，家裏的雜事都是照應啦。我這些兒女們都愚蠢得很。說不上甚麼成器。我祇希望他們能够安分守己的做人，撐持撐持這點老門面就够啦。

建華：（對賀老太太。）賀老太太請多坐一會罷。對不起，我們還要到前面去照應照應客人。

賀母：大少爺，那裏話。我知道你們今天是很忙的。（建華，振華，和華等下。）

賀母：（又轉眼在瑞華身上。）喂！老祖公，您剛才那話又說得不對啦！（其女示以眼色。）呢！我真糊塗！我的意思是說，您的話不免太客氣啦。您有了一個建華大少爺，還

不抵得人家幾百個幾千個嗎？（看着瑞華說。）至於二小姐，您看，這樣的品貌，誰看見了不愛！噯！真是仙女下凡呢！

瑞華：賀老太太，承您這樣誇獎，真叫我不好意思。要是心眼兒多的人，還說您拿我開心呢！

瑞珍：（對瑞華。）二小姐，您可不要多心。我媽說話真有些老糊塗啦。

瑞母：（對其女。）哼！老糊塗！我的眼睛總沒有瞎罷！平素教你講穿穿衣服，你總不聽話。（對紹軒。）老祖公，你看，瑞珍這件花花梢梢的衣服，說是化了二百塊錢做的。那裏有二小姐那身簡簡單單的好看。（瑞珍在旁邊生氣又無法止住她。）

紹軒：（看看瑞珍。）賀小姐的衣服也不錯，賀

老太太，你知道我內人在世的時候一向是很簡儉的。所以這兩個女兒也學了她那一點好處。

賀母：老祖公，你的二小姐真是能幹得很。聽說大東園給她整理得很好啦。人家還說她新法子，在園裏種的大荳，每年就可以賣得幾百塊錢呢！是真的嗎？

紹軒：有是有一點收成。那裏會有那麼多。說話的人不免太言過其實囉。

賀母：不管他多少。我一看就知道二小姐是一個很能幹的人。要是那一天我家瑞珍學得到二小姐一半那就好啦。（當賀母誇瑞華時。純武常偷看瑞華。表示着很高興的樣子。）

紹軒：賀老太太，請你不要太誇獎她罷。

賀母：（看着瑞華。）老祖公，我絕不是無聊的

誇獎她。我要是一個年青的小伙子的話，

咳！我也會熱狂的追求她的。（又看着瑞

華點頭贊美。瑞華羞慚。）嗯……嗯，老

祖公，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

能找一個清靜的地方，我們詳細談談嗎？

紹軒：（稍為驚訝。）呃……有，有。

醒華：（會意。）爸爸，我們大家到花廳裏去看

戲，讓你同賀老太太清靜的談一會兒罷。

紹軒：好的。

〔醒華及純武等同下，祇餘紹軒賀母二人。〕

紹軒：賀老太太，你有什麼事請說罷。

賀母：呃，……是的。呃！……呃！……（吞吞

吐吐說不出的樣子。）呃……老祖公，

是，是這樣的。（自語）唔，教我怎樣說

呢！唔，是這樣的。唔！（拿出勇氣。）像

我們兩家這樣的關係，問一問大概也不要

緊的吧？

紹軒：（覺得有點奇怪）賀老太太，你有甚麼話

祇管問好啦。不要緊的。

賀母：唔……老祖公。聽說單國基的兒子已經同

你的二小姐訂了婚。並且說你還二大北村

跟大東園的兩小姐給二小姐作陪嫁的妝

奩。這話是真的嗎？

紹軒：啊？原來是這一件事。賀老太太，那完全

是外面的謠言！

賀母：（有點不相信的樣子。）老祖公，你不會

騙我吧？

紹軒：（有點不高興的樣子）賀老太太，你我都

是六七十歲的人啦。怎麼還好說假話，並且我的女兒要是真的訂了婚，我為甚麼瞞住您呢？

賀母：（高興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紹軒聽了覺得奇怪。）要是那樣就好啦！老祖公，我，我那裏敢懷疑你的話。不過，我深怕我們來要求得太遲啦。

紹軒：（有點莫明其妙。）賀老太太，您說甚麼要求。我不很懂得您的意思。

賀母：老祖公。是，……呢，……呢，……是……是這樣的。我，我今天晚上不但是來給您拜壽。我還想來替老祖公喜上加一點喜呢。（紹軒聽了更莫明其妙。）呢，……老祖公。我那小兒子純武。你剛才已經看見過啦。這孩子異想天開的，要向您的二

小姐求婚。今天晚上說好說歹的，一定要我替他向您提一提。我想了又想，不好開口。回頭我又想想，我家世代以來都受過老祖公府上栽培。如果老祖公肯答應的話，倒也叫我們得一個報達大恩大德的好機會。不知道老祖公的意思怎麼樣？

紹軒：噫！賀老太太。這倒真是我沒有想到的一件事。我一時真不知道怎樣答復您好。

賀母：老祖公，我這個請求實在是為着我們兩家設想。過去這十幾年雖然我們兩家發生過許多誤會。不常來往。可是有起事來我們還是要彼此幫忙的。您看，您府上這些年的情形也很，……很，……很不好。許多人都想要謀你府上這一份家產。這真是不大容易對付的。要是我們兩家結了親。兩

家聯合起來。那就不怕人啦。這雖然是我們冒昧的高攀。可是於兩家都有好處的。

紹軒：（聽了這一番話顯然不很高興。）您的話，也許是對的。承您這種好意，我真不知道怎樣的感激才是。講到我們家的問題。倒請您放心。要是有人要想謀我家的財產，讓他們試試看好啦。至於說到婚姻問題。現在的時代跟從前不同啦。兒女們的婚姻。最好由他們去自作主張。瑞華是一個很有新智識的女子。她決不願意我武斷的決定了她的終身大事。

賀母：這個我也知道。我的意思是，祇要老公公不反對，就讓純武跟二小姐將來自由去決定也可以的。

紹軒：賀老太太，對於這件事我不便表示贊成或

者反對。因為我早已允許我女兒的婚姻自由了。我們不要談這件事吧？

賀母：現在不談也可以。不過我希望老祖公多想一想。將來我們自然還要請大媒到上來正式求婚的。

紹軒：（看齊賀母。）一時那裏就說到正式求婚的話。

賀母：好，老祖公，就是這樣罷。我要走了。改天再來細談。

紹軒：時間不早，我也不強留啦。（叫人。）來人！

僕人：老太爺喊。

紹軒：去告給賀老太太的少爺小姐們。賀老太太要走啦。

僕人：是。（下。）

賀母：（起身走。）老祖公，我自己出去叫他們

一塊兒走。

紹軒：（起身相送。）也好。隨你的便。

賀母：（走到門口止住紹軒。）老祖公，您請留

步罷。

紹軒：好，不遠送啦。

【賀等下，紹軒而現愁悶的想着，幕下。】

## 第二幕

### 人 物

賀承武 賀母的第一個兒子。年約五十歲。西裝

便服。

賀純武 賀母的第四個兒子。穿着打獵的衣服。

賀母 賀宅的家長。四式女服。

賀瑤瑤 賀母的女兒。西裝女服。

賀述武 賀母的第二個兒子。年約四十七八歲。

西裝便服。

僕 人

應凱南 本縣的大紳士。年約五十多歲，西裝便

服。

賀繼武 賀母的第三個兒子。年約四十二三歲。

穿着打獵的衣服。

### 佈 景

賀宅的起居室。房子是單層的平房。好像一間夏天乘涼的房子。室的周圍都是窗戶。有的開着。有的關着。但是透過窗子的玻璃，可以看見窗外東方式的花園。高點的樹木都可以看得見。窗外全是走廊。如果有人由台左前端繞着窗子走到台右端，台下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楚的。由外入

最 後 關 頭

之門在台的左邊。到內室的門在台的右邊。室內佈置得有新式竹籐器的桌椅等物。大都矮小，精緻。室內幾個桌上的陳設。有盆景，有古玩，一望而知爲東方的美術品。開幕的時候。純武穿着打獵的武裝拿着三支槍進來。選一張大椅子坐下。順手在桌上取一本書來看。書的背面對着觀衆，所以能够看見那本書的題名是「侵略政策之研究」正看到好處拍案叫絕的時候。賀承武由左門入。

純武：（以手拍棹子。）好呀！

承武：（賀母的長子。爲人老成持重。年約五十歲。一望而知其爲一比較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身着西式便服。）好甚麼？教你看點有用的書，你總不聽話，看那種書有甚麼

好處？

純武：「不懂得甚麼？同你這種書呆子講一輩子也講不進」

「內，不怪人家罵我們奴性。你祇會學唐家那一套」

「義道德的空話板起面孔來教訓人。你知道現在我們是甚麼時代嗎？用砲彈就可以把人送到火」

「裏面去找殖民地！你知道嗎？」

承武：恐怕將來你還可以發明一架飛機，飛到太陽裏面去火葬呢。

純武：爲甚麼不能？大凡人想得到的，我終久就做得。你們從前不是笑我對唐瑞華害單想思嗎？你們看看好啦！我要達到了目的，正好打突你這書呆子的嘴！

承武：（冷笑笑。）好！咱們等着看罷？（正說到此賀母進來了。）

賀母：（身穿西式便服。）你們兩個又吵些甚麼？

## 頭 關 後 最

純武你應該護你大哥一點。他一天忙亂家務已經够苦啦，你爲甚麼總教他生氣？

純武：誰教他生氣？他總是看不起我。我的一舉一動他看了總不順眼兒。連我看一本書他也不以爲然。他一天到晚竟在那裏說我的婚姻不會成功。真討厭極啦！

賀母：你大哥那裏會那樣想的。快不要瞎生氣。承武：媽，不幸得很。我真是那樣想！（賀母驚訝，）

純武：媽，你看，我該沒有說假話。

賀母：承武，你這就不對啦。一個哥哥祇有希望弟弟好的道理。你爲甚麼要那樣給他喪氣呢？

承武：我那樣想，正是爲他好。也是爲大家好。他整天在外面耀武揚威惹事生非，弄得全

縣的人誰不痛恨，誰不唾罵！婚姻還沒成功。他就成天在那兒胡說八道的講：

縣裏除了他，誰都够不上跟唐瑞華結婚。將來萬一不成功，我們大家都不要做人啦。這個婚姻成不成，全看我們家會做不會做。要像他那樣的做法，非常的危險。

就是成功了，我們家也要討喪厭的。恐怕也不是賀家的幸福。（瑞珍述武由外入室）

瑞珍：（對述武。）二哥，我的話不會錯吧？我知道他們倆碰在一塊就會吵起來的。

述武：（賀母的第二個兒。年約四十七八歲。身體強壯。着西裝便服。一望而知一個比較和平善於經營商業的人。）大哥，您一定又罵老四啦！

承武：（很氣了。）我罵他，因爲他該罵！連你

們都是些糊塗蟲！

瑤瑤：噯呀！我又沒有說甚麼話，怎麼連我也是

糊塗蟲呢！

賀母：好啦！好啦！不准再吵啦。

純武：（很急的對其母。）媽。唐家對於求婚的

事，究竟怎麼樣？爲甚麼現在還沒有回

信？

賀母：你這孩子就是愛着急。不怪你大哥說你脾

氣不好。我託應凱南先生前天替你到唐家

去求婚。大概今天總可以有回信囉。

瑤瑤：（對純武。）耐性一點吧！我包你吃得成

喜酒的。（對其母。）媽，四弟的婚姻倒

快有了着落。您又可以少一樁心事啦。可

是我想您總該沒有忘記別人吧？

純武：（譏笑的對瑤瑤。）真有臉說！你不是成

天在那裏想嫁給唐衛華嗎？你以爲你同他

常常偷偷摸摸的往來，別人不知道嗎？

瑤瑤：（氣紅了臉。）甚麼偷偷摸摸的？我的事

情媽媽都知道的。（說畢不理純武了。）

承武：（嘆氣。）唉！（瑤瑤看看承武，不高興

的轉過臉去了，）

純武：（頑皮嬉臉的。）好，就算我說錯啦，我

認錯好嗎！不管怎麼樣，我的婚姻要成功

啦，你的更沒有問題啦。到那時候，我還

這個弟弟做了你的妹夫。你這個姐姐做了

我舅子的老婆，這樣親上加親，够多美

呀！

瑤瑤：你看你近來不但是學得了一付鄙俗不堪的

樣子。而且還學得這樣貧嘴貧舌的。真討

厭透啦！說甚麼親上加親？要是唐瑞華不

愛你，一切還不是廢話嗎？

純武：（很自負的。）哼！她不要我？她敢不愛

我？咱們瞧着看！”

僕人：（入廳報告。）老太太，應大老爺來啦！

賀母：誰？應大老爺？

僕人：應凱南，應大老爺。

賀母：（立刻起立急忙的。）啊！請！快請！請到

大客廳去。不，不必，就請到這兒來吧。

僕人：是。（下。）

賀母：好啦！好啦！好啦！大家等着聽好消息罷。

凱南：（應凱南，年約五十多歲。高大的身材。

穿着倫敦式的考究西式便服。很有英國紳

士的樣子。由外入。）賀老太太，您好？

（走上前去與老太太握手。）諸位都好？

（一一與承武諸人握手。）

賀母：應先生，您好？又勞您的駕親自來，真不

該得很。

凱南：那裏話，老太太。

純武：（喜形於色的樣子。）媽！大家等着應先

生的好消息呢。

凱南：（看看大家。）啊！好消息嗎？我恐怕，

我，我……大家失望吧！

純武：（馬上臉變了色。）甚麼？

凱南：因為我要報告的消息，並不一定好。

賀母：（驚疑的。）怎麼？唐家沒有答應嗎？

純武：（着急的。）是呀！難道唐家還敢拒絕

嗎？

凱南：（對純武。）四少爺，不用那麼着急。天

下的事往往都是急壞了的。（對老太太。）

老太太，真對不住您。我雖對唐家說謊了

好話，還是沒有把您託我的事辦得一個圓滿的結果。

賀母：哦！

凱南：唐家雖然是沒有答應。不過我看只要你們會做，將來也許還有成功的希望。

純武：唐家到底怎麼講呀？

凱南：（對述武。）二少爺你聽我慢慢的講。（稍停，想一想。）唉！也許我不應該老老實實說的。

賀母：應先生，您有話祇管講，我們決不會多心的。

凱南：唐老太爺說。你們府上的氣焰太高。架子太大。他家是不敢高攀的。

賀母：這明明是罵我家高攀罷啦！我們那一天對他家擺過甚麼架子，要過甚麼氣焰呢？

凱南：老太太，有許多事恐怕您也不一定知道吧。

賀母：天啦！甚麼事呀？

凱南：（看看純武。）比方，隨便舉一個例罷。您府上有人在外面說。除了你們家的子弟而外，誰都不要夢想跟唐家的女兒結婚。您想，這種話，草說是唐家那種大世家聽了受不住，隨便甚麼人家也是受不住的呀！人家的女兒要嫁誰就嫁誰，爲甚麼要受人干涉呢？我要早知道你們府上有人說過這種話，我絕不會答應您去做這個媒人的。

賀母：噯呀！天哪！（對她的兒女們看看）是你們那一個短命小鬼在外面去說那些鬼話？

述武：我可沒有說那種無聊的話。

承武：（看看純武對述武。）你沒有說，自然有

那個冒失鬼會說的。

凱南：（對承武點點頭。又看看賀母。）是呀！

要不然唐家怎麼講得起來呢？

賀母：（也很氣的看着純武。）噫！

純武：（氣汹汹對承武。）冒失鬼就冒失鬼！是

我說的！怎麼樣？

承武：怎麼樣？把人家激翻啦，你還問怎麼樣？

純武：哼！激翻啦！他家翻過去，我要把他翻過

來！唐家的女兒要不嫁給我。誰敢同她結

婚，我就同誰拚命？

賀母：你這無法無天的小子，還要胡說！

凱南：老太太，這是您親耳聽見的啦。您看，我

這媒那裏還會做得成功呢？（對純武。）四

少爺，我看您這話不免說得過火一點兒。

儘管您有一身好武藝。儘管你們府上有金

錢。有勢力。可是唐家的女兒不願意嫁您。

您又有甚麼權力可以教牠不嫁別人呢？您

又何必說這種跟全縣的人作對的話呢？

純武：（很無禮貌的。）作對就作對！我賀純武怕

誰？

凱南：（很不高興的起立要走了。）您既是誰都不

怕，那好極啦。還有甚麼講的呢？（對賀

母。）老太太，對不起。我要走哪。（苦

笑笑。）噫！這才真是「交淺言深，自討

沒趣！」這件事請您另請高明，我再也不

願意去碰釘子啦。（賀家子女也一齊起立

相送。）

賀母：唉！應先生，我真不知道要怎樣謝您才

好。好好的一件婚姻，給這冒失鬼自己弄

僵啦。還要害您受委曲。真對不起得很。

凱南：老太太，沒有甚麼。四少爺有勇氣，作與他會成功的。將來我吃現成的喜酒還不好嗎。（這是一種帶諷譏的話。說完他自己也笑了。）

瑞珍：應伯伯，純武是胡說八道慣了的。請您千萬不要多心才好。

凱南：大小姐，不會的。就是替他做媒做成啦，也不過是「新娘進了房，媒人拋過牆！」就算啦。我有甚麼多心的呢！好，再見，老太太。再見，諸位。（下。賀家的人送到門口回來。）

「大家正在沈默着忽然賀繼武由外面進來。」

繼武：（賀老太太的第三個兒子。年約四十二三歲。身穿獵裝。拿着一支槍進來。）媽！

賀母：（有點不高興的神氣。由地的聲音聽得出來。）啊，繼武，你回來哪。（繼武看看大家都有些不高興的樣子。）

繼武：呃，怎麼的？我剛才在大門口看着應老頭子。他自言自語的笑着走啦。究竟怎麼回事兒？老四求婚的事成功了嗎？

賀母：成功了！就給他胡說八道的成功啦！

承武：這縣裏除了賀純武，誰都够不，  
求婚。他自然是成功囉！  
——向唐瑞華

純武：（去找承武行兇。）  
在高興了，是嗎？  
！我不成功，你現在

承武：看你這樣，  
功！你這無聊的書呆子！  
？你等着看我成功不成  
承武：看你這樣，  
「還要打我嗎！」

純武：（掄錘，  
繼武的槍來就要打。）打你就打你！  
（大家去拉住。瑞珍把槍奪過來。）

賀母：純武！你這簡直是無法無天啦！（推純

武。）過去！你要造反嗎？

述武：又不是大哥打脫了你的婚姻。你怎麼好那樣隨便動手動腳的。

純武：（對述武。）誰理你這個守財奴！

述武：（氣極了。）好！守財奴！就怪我這守財

奴給你玩槍弄刀的錢太多啦。所以才把你養成這樣一個蠻無禮的人。我以後再也不管賬啦。免得受你的烏氣！

承武：（指純武，）你看你那副兇神惡煞的怪像！

（對其母。）媽，您要讓他這樣橫強霸道下去。不但是要把他那條狗命送掉。就是我們這個家也一定會給他毀了的！

純武：哼！你們以為你們都是家庭的棟樑。我就是一個敗家子！好！我就敗給你們看！與

其讓你們把持一切。不如毀了牠還痛快

些！

賀母：（嚴厲的。）純武！够哪！不准再吵哪！

唐家這件事不能就這樣算了。我們要好好想想一個對付的辦法。我們賀家丟不起這個面子。

繼武：我以為面子不面子還不要緊。要是唐瑞華嫁了我們的仇人置國基的兒子。他們兩大家聯合起來對付我們，那是我們招架不住的。

瑞琦：三哥的話很不錯。我們的確應該趕快想辦法。（對承武。）大哥不用生氣，大家一齊來想想罷。

承武：我沒有甚麼想的。我祇知道讓老四再胡幹下去，總有一天非鬧到家破人亡不止的。

瑞珍：（嘆氣。）唉！媽，勸勸大哥罷。他不拿

主意，誰又知道怎麼辦呢？

承武：誰都不聽我的話！我還拿甚麼主意。

賈母：承武，好哪，不用生氣哪。事情已經是這

樣。你有甚麼意思，說罷。

承武：媽，我沒有甚麼新的意思。我還是祇有他

們平素認爲腐敗的那一套。儘管他們說我

腐敗。我自己認爲是對的。我老早說過。

我們對唐家祇能用軟的方法去套住他們。

一面同他們表示親善。一面暗中慢慢的進

行我們的計劃。終久有達到我們目的的一

天。我們若果總是用強硬手段去強逼。不

惟達不到目的，而且反會逼着他們去同單

國基，應凱南，梅理清那些人去親熱的。

假若這個時候我們再逼得緊一點。他家就

會氣憤的同單國基家給了親。這却是很可

能的。以我看來。像唐瑞華那種幼稚的女

子。她並不會有甚麼成見的。要是老四肯

聽話，用相當柔和的手段對待她。她必定

會嫁老四的。如果老四對她很好。先得了

她的心。就是唐家有人反對，她也好說

話。若果只是一味的強逼。要把她也激翻

啦。就是她家的人願意，她不願意，也是

不行的。這種話我不知道跟老四說了多少

次。他總不聽，我也沒有辦法。

純武：（發很的。）我現在還是不聽你那一套！

你以爲用緩和的手段就有辦法。我看正相

反。要不用武力把唐家壓着，他家甚麼都

不聽商量的。

承武：哼！用武力！你去用好了！你不要祇知道

你有一身好武藝。你要知道現在唐家的人也不像從前那樣文弱啦。要是有一天兩家打起來。人家一個大族有四百多人口。我們家一族人頂多不過一百人，拚得過人家嗎？

韞武：大哥，您這話未免太長人家的志氣，敝自己的威風啦。唐家雖然人口衆多，卻是一盤散沙。不能團結。人多又有甚麼用呢？我們家雖然人口少一點。但是老老少少。沒有一個不是受過訓練的。而且我們有的是刀槍，他家儘管人多，讓他們來送死好啦。我們怕甚麼？

述武：我們不好那樣樂觀吧！我們現在不能再用前幾十年的眼光去輕視唐家啦。大家要看看唐家這幾年是怎樣的努力建設，怎樣的力

求進步，怎樣的團結一致！只要拿近來幾次三番人家挑撥他們弟兄們打架，他們不會打就可以證明了。同時我們可不要忘了單國基，應凱南，梅理清那些人家。他們對我們很不滿意的。一旦有事。他們一定會幫助唐家的。

瑞珍：二哥的話當然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不過應梅兩家的情形我知道得很清楚。一則他們離得太遠。二則他們現在各人家的景況都不很好。自己顧自己還顧不了。決不能夠，也不會肯犧牲自己幫助唐家的。至於單國基家。我們倒真要提防。因為他家是我們的仇人。一向也是要謀唐家的財產。他決不肯袖手旁觀的。祇要有他一家幫助唐家。我們就沒有辦法啦。

## 最 後 關 頭

賀母：（囁嚅的話說得是。我們不能不小心。）

純武：像你們這樣白天怕人，夜晚怕鬼的，我

們祇好像烏龜一樣，縮頭縮腦的過日子好啦，還有甚麼講的。祇好白白看着唐家的一份財產跑到單國基家手裏去好啦。

賀母：（責純武。）開口閉口就是甚麼烏龜忘八的。到底那裏學來這些下流話！

純武：（很不耐煩的。）哦！聽你們那些廢話有甚用！（表示不願再說下去。）

賀母：（對純武。）你不耐煩，你出去好啦！甚麼事都是你這小鬼弄壞的，你還要埋怨誰。

純武：（起立。）我不埋怨誰。大家也不要管我的事！讓我自己去硬幹好啦！與其在家裏受你們的氣，不如我自己去打自己的天下。

再也不願意聽你們那一套婆婆媽媽的廢話啦！（衝出去了。）

【大家眼睜着着純武衝出去。都嘆氣了。

瑤瑤：媽，這件事還是得大家想個法子才好。讓老四一個人去瞎幹是不行的。

賀母：他總是那樣胡鬧，我有甚麼辦法呢。

述武：我看我們還是照大哥的意思。用緩和的手段去做好些。我們若果逼得太緊，把唐家逼翻啦，的確是不妥當的。

瑤瑤：二哥，你這話看這麼講。唐家這些年有了唐建華那樣一個兒子領導着他的弟兄們發憤圖強。一切都快趕上我們啦。一切都大有進步啦。我們若果再遲緩下去，不趁早想法子。將來莫說有人幫助他們，就是他們一族人，我們也沒有法子對付啦。到那

時候竟說要想得他家一點東西。就是從前吃下肚的也恐怕要吐出來還人家呢！

繼武：妹妹這話是一點兒也不錯的。所以我贊成老四硬幹的辦法。

承武：（對繼武。）怎麼個硬幹法？我說你們都是些糊塗蟲，你們還不高興。反正我也不管啦，讓你們去胡鬧吧！有一天鬧到家破人亡的時候，你們自然就明白你們的幼稚啦。（對賀母。）媽，我要去參加一個重要會議。您却不要聽他們那種糊塗的話。

（下。）

述武：唉！我這個守財奴也沒有甚麼話說啦。媽我也走啦。我要到金利行去料理點事情。

（下。）

繼武：媽，老四的態度固然是不好。大哥二哥他

們那樣怕事也是不對的。老四雖然暴躁一點，他也還是爲家裏着想的，我們要讓他一個人去瞎鬧。失敗了還是一家人事情。與其讓他天天在家裏搗亂。不如移轉他的目標。容納他相當的意見。讓他去向外發展，也倒是一個辦法。要不然，將來一定會弄到同室操戈的。

璦瓊：三哥的話很有道理。我們與其讓老四在家裏同室操戈，鬧得一家人都不安甯。爲甚麼不幫助他去向外發展呢？我們只求目的不擇手段。不管用甚麼方法，只要幫助他把唐瑞華弄到手，唐家總得給一筆財產做嫁妝。到那時候讓老四分出去住。大家就得過清靜日子啦。

賀母：這件事現在已經僵到這樣，還有甚麼辦

法？

繼武：不要緊，辦法自然有的。現在大哥二哥都

走啦。我們頂好去找老四來商量商量。媽

您以為怎麼樣？

賀母：你大哥二哥要不贊成他的辦法，又怎麼樣

呢？

瑞瑋：讓我將來慢慢的勸他們好啦。

賀母：那麼，（對繼武。）你去找老四來吧。

繼武：好，我就去。（下。）

瑞瑋：媽，我看還是多容納老四點意見的好。不

然將來自己家裏一定鬧得一塌糊塗不可收

拾的。純武年紀太輕。性子太暴躁。甚麼

事都憑着自己的理想，任着自己的性情去

幹。越阻擋他就越更糟糕。我們不如幫助

他讓他去試試。成了功固然是好。就是不

成功也教他借處得一個教訓。將來在家裏  
也許會好一點的。

賀母：我也不知道究竟怎麼辦才好。只要於我們  
家有好處，又不會撞牆，你們怎麼辦都可  
以。

【繼武純武二人進來。】

繼武：老四，不用鬧氣啦。你把你的辦法說來聽  
聽好嗎。

純武：我的辦法就是「硬幹」！

賀母：怎麼硬幹呢？

純武：用武力把唐瑞華搶來成婚。

賀母：甚麼？用武力去搶唐瑞華？在這個時代還

用那種搶親的辦法，人家不罵我們家野蠻

嗎？要是唐家到法院去控告我們，又怎麼

辦呢？

## 最 後 關 頭

純武：甚麼法院？管牠的？牠會把我們怎麼樣？

牠有甚麼實力管我們？那些陪審官都是大家選出來的。他們敢制裁我們。我們就運動大家把他們打倒。另外選一般人去担任。他們又會怎麼樣？

賀母：不管怎樣，搶的辦法總是不妥當的。

純武：（不耐煩的）。這樣也不妥！那樣也不當！正式去求婚人家又不給。用武力去搶又不行。此外還有甚麼辦法？

繼武：媽，我們不必再多顧慮啦。現在既是沒有別的法子，先把唐瑞華搶來再說。我想唐家爲了名譽一定不肯把事情擴大。等到把唐瑞華搶了來，生米造成了熟飯，唐家也許就會順水推舟的答應啦。

瑤瑤：（正在深思，看看繼武純武說。）我也以

爲搶的辦法不妥當。

純武：你又有怎麼妥當的辦法呢？

瑤瑤：我們有甚麼口實可以帶着大隊人馬到唐家去呢？不帶人馬又怎麼能够把唐瑞華搶得來呢？

繼武：要口實，還不容易嗎。我們打死一兩壯丁祕密的抬去丟在唐家莊莊子上。我們就一口咬着說是他家打死的。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帶了大隊人馬到他家門上去示威。乘他家沒有防備。草說搶一個唐瑞華，就是連唐家全家都搶了來也做得到的。

瑤瑤：（搖頭表示不贊成）這個辦法現在不行啦。自從上一次那個不爭氣的莊老笨不肯犧牲，自己由唐家坟山上跑了出來，把西洋鏡折穿了以後。人家都知道我們家的把

## 最 後 關 頭

戲啦。

純武：那麼又怎麼辦呢？

瑤瓊：（冷冷的。）我想與其搶，不如騙！

純武：（又發急了。）怎麼騙法呢？

瑤瓊：你急甚麼呢？要不是這麼急，會把事情弄僵了嗎。會把大哥二哥也惹氣了嗎？你

以為甚麼事情祇要有刀槍有氣力就行啦。

好！你去硬幹去吧！（賭氣）我不說啦！

純武：好，好，聽你說，聽你說。看你有甚麼妙法！

瑤瓊：你不用管我的法子妙不妙。我總有法子把唐瑞華弄來交給你好啦。等把她弄到了手。我們就把她關在家裏。一面慢慢的勸她。一面在外面放出謠言說她本來願意嫁給你。因為他家的父兄不贊成。所以她自

動的脫離家庭，到我們這兒來跟你實行同居啦。這樣一個烟幕彈。可以把一般人都弄得莫明其妙。決沒有人會出來干涉的。

至於唐家，他們必定顧全體面。決不肯把事情擴大。同時唐瑞華既同他家不能通消息。他家的人也不知道瑞華究竟是不是真的要嫁你。也一定暫時觀望。在這中間我們就可以用賴的方法，硬的手段。做好做歹的去對付唐家。我包你一定做到弄假成真如願以償的。（對其母）。媽，你以為怎麼樣？（繼武聽了，連連點頭表示贊成，並看着純武，純武聽了也以爲然，心中暗喜）。

賀母：你不要講沒有人出來干涉。應梅兩家就算不講，有單國基家怎麼樣呢？

瑤瓊：媽，不要緊的。我已經說過，應梅兩家這幾年景況不好。自己還管不了自己的事。

那裏有力量幫助唐家呢。戴益謙，余德鄰，兩家跟國基家向來有仇。我們隨便用點手腕就可以把他們拉過來幫助我們的。至於方蘭士家，他們雖然同單家很好。他跟唐家和我們家也都不錯。他即使不肯幫助我們。至少也可以中立。所以我們沒有甚麼怕的。

純武：講了半天，你到底有甚麼妙法把唐瑞華弄來給我？

瑤瓊：甚麼妙法，你不用管。你若是要唐瑞華的話。明天晚上照着我的辦法做好啦。

賀母：你們不管用甚麼法子，最好同大哥二哥商量一下再說。

純武：（又急了。）又是大哥二哥！他們一定會贊成的。

瑤瓊：媽，我想我的辦法一定妥當的。

繼武：既是妥當，我們還是先做了再說。大哥二哥看着我們做成功啦。也就不會反對啦。

賀母：隨你們去罷。祇是不會撞禍就罷啦。

### 第三幕

人 物

唐振華 身着西裝。

唐醒華 身着中式女服。

唐建華 身着中山裝。

僕 人 普通短裝。

甲 壯 丁 普通短裝。

乙 唐衛華 身着中山裝。

唐紹堯 身着長袍。

唐紹軒 身着長袍馬褂。

醫生 身着西裝。

唐紹禹 身着長袍。

陶丁 普通短裝。

唐安國 身着中山裝。

唐靖國 身着中式女裝。

唐誠之 建華的族兄弟。年約四十歲。身着中山

服。

唐益生 建華的族兄弟。年約四十歲。身着中山

服。

唐哲先 建華的族兄弟。年約四十歲。身着中山

服。

唐麟真 建華的族兄弟。年約卅五六歲，身着中

山服。

唐魯城 建華的族兄弟。年約卅六七歲。

壯丁 普通短裝。

### 佈 景

與第一幕同。惟廳中陳設之字畫桌椅等均已換用較新式者。

〔幕啓時建華，醒華，振華在客廳裏談話。〕

振華：（對建華及醒華。）我們拒絕了賀家向瑞華求婚，賀純武那小子一定不會甘心的。

醒華：活該他不甘心！他會怎麼樣？

建華：不要把這件事看得太輕啦。從前我們對賀家不管要求甚麼，都是有求必應。老早已經把他家慣壞啦。這一回的事，他家一定不會甘心的。

振華：他家當然不會甘心的。尤其是他們一向認爲跟我們有特別關係。所以就認爲我們的妹妹一定應該嫁給他家的。這一失望他們一定以爲大失面子，那裏肯甘心呢？

醒華：那麼我們怎麼辦呢？

建華：我們只有準備應付。

醒華：怎麼應付呢？

建華：怎麼應付？看他們以後的態度怎麼樣，我們再決定應付的辦法。唉！（冷笑。）賀家真蠢透啦！說起他們是我們的鄰居。世代以來也有相當的關係。如果一向多認識我們家一點。不要繼續不斷的欺負我們。這門親事也未嘗不可能的。他們家裏也未嘗沒有明理一點的人。但是都沒有能力管得住他家那些橫強霸道的弟弟們。真是很

可惜的。他們要再不能制止那些搗亂的人對我們做無理起鬧的事。將來我們兩家一定有一天要決鬥的。如果不幸的鬧到那種地步。我們沒有實力是不行的。要是我們家沒有內顧之憂，倒也不怕甚麼。可惜這年我們一面要對付紅槍會那些胡鬧的人。一面還要整頓內部。所以進步得太慢。現在雖然稍爲好一點。但是和我們的理想還差得遠呢。可是我相信我們若果一致團結起來，平平安安的準備三五年。我們是沒有甚麼怕他家的。要是馬上有事，那就免不了困難。

僕人：（慌慌張張的來報告。）二少爺給人打傷啦！（大家聽見驚訝起立。）

振華：甚麼？

## 最 後 關 頭

建華：二少爺在那裏？

僕人：就到啦。

「廳中的人大家齊往入門方向走去。剛剛遇見甲乙兩個壯丁扶着衛華走到門口。衛華現着很苦痛疲勞的樣子。」

建華：（走上前去，接着扶住衛華。）二弟，你那裏受了傷？

醒華：（也走上前去扶在一邊。）哦！二哥！（對壯丁。）快去拿一把躺椅來。

壯丁：是。（二壯丁下，不一刻拿椅回來。）

「衛華睜眼看他們，想說話覺得很吃力說不出來。大家把他扶去躺在一個躺椅上。」

振華：二哥，傷在那裏？

衛華：在右邊肩膀上，不要緊的。

建華：（對僕人。）快去請醫生來！

僕人：是。（下。）

「此時安國靜園跑了進來，建華醒華正給衛華解上衣露出裏面鮮紅的血跡，靖國哭了起來。」

建華：不要哭，讓他安靜的休息一會兒。  
醒華：（對安國。）快去告給爺爺。

「安國往外走着。」

建華：不要去驚動爺爺。（安國止住。）

振華：反正爸爸會知道的。

衛華：請爸爸來也好。（安國下。）

醒華：（對靖國。）快去拿點藥棉來。（靖國下。）  
紹堯：（匆匆忙忙的跑進來。）聽說衛華受了傷？

「振華以手示他不要高聲。他輕步很快的跑到衛華身邊很氣但輕聲的問着。」

紹堯：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衛華睜眼看着他未說話。安國扶着紹軒進來。靖國拿着一杯水一包藥棉也隨着進來。〕

來。

紹軒：（戰戰兢兢的走到衛華身邊。見着鮮血。

落下淚來。）衛華！

衛華：爸爸！（落下淚來。）不，不要緊！

建華：爸爸，他的傷在右邊肩膀上，不要緊的。

〔靖國塗上藥棉。醒華建華爲衛華拭血。

藥棉盡紅，衛華作苦痛狀，醒華由靖國手

裏接過杯子將水遞給衛華。〕

醒華：喝一點水罷。

〔衛華喝了兩口。〕

紹軒：衛華，到底怎樣一回事？

衛華：（勉強說話。）爸爸！（對建華。）哥哥！

二妹在大東園給賀家搶去啦！

紹軒：啊！

（其餘的人都表出

紹堯：有這種的事！）憤恨緊張的樣子。）

建華：你怎麼知道的？

衛華：（喘着氣慢慢的說。）我剛才騎着馬由白

水鎮回家。經過綠楊村的時候。在月色底

下看見一羣人馬慌慌張張的往東跑。我就

喊「甚麼人？」那些人不答話，還是往前

跑。我又喊「不答話我就開槍啦！」我忽然

聽見二妹很悲慘的聲音叫着「哥哥！快救

我呀！」我勒回馬就去追。在月色底下。

遠遠看着。好像是賀純武把妹妹抱在馬上

拚命的跑。我要想對他開槍又恐怕傷了妹

妹。我就朝天放了一槍。接着他們那邊就

回了幾槍。我就受傷落下馬來。等我慢慢

掙扎起來，他們就走遠啦。（疲倦得說不下去了。）

建華：（很氣的。）唉！二妹總是不聽話的！我早就說過他一個人住在大東園是不安全的。

醒華：她總說那裏有幾十個壯丁保護她不要緊。

紹堯：哼！那些壯丁都是些好吃懶做的東西。早就給她慣壞啦。那裏經得起大事呢。

「醫生帶了藥具提箱來了。同大家略一招呼，即去看衛華的傷。又試試脈。對紹軒及大家說。」

醫生：（看看衛華以後。）老太爺。不要緊的。

槍子容易取得出來。並不過致命傷。

紹軒：那就好啦。

醫生：這裏人太多不安靜。頂好到另一間屋裏去

施手術。

建華：好，就把他抬到他自己房間裏去吧。那裏倒很清靜寬敞。

紹禹：（慌慌張張的跑進來，大變的。）大東園給賀家占領啦！瑞華給他們搶去啦！你們知道嗎？

紹軒：（以手作勢令其勿高聲。）知道啦。（四眼看衛華。）

紹禹：（跑進衛華。）啊！（看了衛華受傷大怒起來了。）賀家那些混蛋的忘八羔子！看看老子有一天剝他們的皮！抽他們的筋！

（振華，醒華，安國，靖國幫同抬着長椅子由另一門下。醫生跟在後面。紹軒紹堯要跟進去。醫生回頭止住他們。）

醫生：老太爺，不要緊的。你們不必去吧。

紹軒：好，請您特別小心一點用手術。

醫生：你放心好啦。

「園丁踉蹌踉蹌的，酒還沒有醒的樣子，拿着一封信由一個壯了帶着進來。壯丁推他上前。」

壯丁：說話呀！醉鬼！

園丁：（他紙看着老太爺及大家發抖。慢慢的張開了口。）老，……老，……老太爺！

二，……二小姐跟賀家的人跑啦！

紹禹：（嚴厲的。）胡說！到底怎麼回事兒？

園丁：呃，……呃，……到底怎麼回事，我……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們家的二，……二小姐跟着賀家的大小姐，四，……四老爺一齊走啦。這，這一封信就是賀家的人教我送來的。

建華：拿信來！（壯丁由園丁手裏取了信交給建

華。建華拆信看完大怒。振華正由內出來。）居然有這種的事！

振華：大哥把信給我驗給大家聽聽。（唸信。）

「父親大人膝下：兒已經決定跟賀純武

行同居。請父親同幾位哥哥承認我們的婚姻。免得引起兩家不幸的事發生。女兒瑞華謹上。」

建華：這一定不是瑞華自己寫的。

振華：信倒是妹妹親筆。

紹禹：賀純武不會強迫她寫嗎？

紹軒：賀家那些人慣會做那種野蠻事的。

建華：（生氣的對園丁。）到底經過的情形怎麼樣？

園丁：（被罵一驚酒醒了大半。）怎麼樣？哦！

我想起來啦。是，是這樣的。賀家大小姐

今天晚上來看我們二小姐。他們到莊子上的時候。給了我們大家幾十瓶酒。教我們大家只管喝，樂一樂。我們服侍了賀家小姐跟我們家二小姐去喝酒賞月以後。賀家的兩個用人就同我們大喝起酒來啦。別的弟兄們因為貪酒都喝醉啦。祇有我不能喝，所以沒有很醉。以後忽然有許多人帶了刀槍跑進莊子來。把我們的弟兄們都捆起來啦。我還叫他們不要開玩笑。他們中間有兩個人就來按着我。不准我說話。一會兒我看着他們一窩蜂似的把二小姐推出門去。叫的叫。笑的笑。跳的跳。快馬加鞭的就走啦。那兩個按着我的人。逼着我立刻把這封信送來，我……我就來啦。

振華：以後怎麼樣？

園丁：嗯？以後？以後的事我就不知道啦。

振華：蠢東西！你們保護二小姐是那樣保護的

嗎？（對壯丁。）把他拖出去！（壯丁拖

他出去了。）這樣看來那封信當然不是二

妹自動寫的。

〔安國由內門出來。〕

紹軒：唉！現在事情已經鬧到這樣，我們怎麼辦

呢？

振華：我們祇有立刻帶起人馬去追。

紹禹：那是當然的。

安國：我也跟着去。

建華：我們要仔細想想。不要那樣冒冒失失的再

去吃虧！我們要知道，賀家今天晚上是有

計劃有準備來的。我們絲毫沒有準備馬鞍

追去？

振華：（不高興的。）那麼，哥哥，我們就讓二

妹這樣給賀家搶去就算了嗎？

建華：（對振華。）誰說就這樣算啦？

紹堯：我們最好馬上到法院去控告賀家。

建華：唉！二叔！那有甚麼用呢？那個法院那

次能制裁橫蠻無理的人？

安國：（發急的。）那麼，我們怎麼辦呢？賀家

這樣欺侮我們，我們就受下去嗎？

建華：自然有辦法！你急甚麼？發急有甚麼用？

「大家沉默着。建華深思苦慮的樣子。最

後紹禹打破了沉默說。」

紹禹：大家這樣愁眉苦臉幹甚麼？我自己去幹我

的好啦！

建華：三叔，不用忙。您一個人這時候去怎麼

辦？

紹禹：怎麼一個人？我一聽見這個消息就派人去

召集我們的壯丁啦。現在恐怕都來齊啦。

（對安國。）你去外邊看看，

「安國剛走到門口碰着誠之，哲先，麟

真，益生幾個人進來」

安國：（回頭。）誠之叔叔們來啦。

誠之：伯伯，大哥，我們召集了一百多人來啦。

現在聽候吩咐怎麼辦。

建華：（下了決心。）這很好！那麼三叔我們同

誠之，哲先，益生，麟真弟兄們帶了人馬

先到大東園去看看再說。

紹禹：好。

紹軒：建華，慢一步。我還有話跟你商量。

紹禹：那麼我帶他們先走好啦。

建華：好，你帶他們先走一步，我馬上就來。

振華：爸爸年紀大了，家裏不能沒有人照應。大

哥你不必去，讓我跟三叔們去吧。

建華：也好，你先同着去。我隨後就來。

振華：我們走吧。

紹禹：好！

建華：當心路上有埋伏！

誠之：我們知道，你放心！（要走了。）

安國：三叔祖，我同你去？

建華：現在還用不着你。

紹禹：安國你不用去。好好在家裏照應着你二

叔。要你去的時候會教你去的。（說完帶

振華，誠之，哲先，益生，麟真等下。）

紹軒：建華你對這件事的看法到底怎樣？

建華：（對紹軒紹堯很感慨的。）爸爸，二叔，

我看這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現在祇能說

臨時應付應付。要想就有好結果是不可能的。

仇也不是今天晚上報得了的。將來非

大大的流血不可！唉！都祇怪我們家的人

以往太不爭氣。不能够團結。不知道振

作。致賀家老早存了輕視我們的心。才會

遇着今天這樣的奇恥大辱。這雖然是一件

不幸的事。我們家要是因此得了覺悟。更

加團結更加振作起來。以後同賀家算一回

總賬。要服仇雪恥並不難的。

紹軒：你的話是不錯的。不管怎樣現在總要設法

對付下去。剛才二叔說到法院去控告，你

的意思怎樣？

紹堯：我這樣主張，就是要在法律上先佔點地

步。

建華：也祇能說在法律上先佔一點地步罷囉。要想法院能够替我們主持公道，恐怕是很難的。

紹軒：反正這樣是有益無害的。這件事就請二弟趕快去辦罷。

紹堯：好，（起立。）我馬上就去。

建華：二叔，慢一點。我們既是要訴諸法律。對於應凱南，梅理清，方蘭士，戴益謙，余德鄰，單國基那些人，不能不先去疏通一下。因為他們都是重要的陪審官。我們並不要他們怎樣特別幫忙。祇要他們不要害怕强悍的人。替我們主持點公道就够啦。請二叔一面去辦理控告的手續，一面就去拜訪那些人。先把事實的真象告訴他們。免得他們被賀家的謠言矇蔽啦。

紹堯：我知道的。

建華：再有一件要緊事。就是請二叔通知我們族裏的人趕快召集壯丁嚴加訓練。武器不好的，趕快換趕快補充起來。準備好了以備萬一之用。我看這件事不是簡簡單單可以了結的。我們必定要把全族人的力量集中起來。才能够復仇雪恥的。

紹堯：那不成問題。我就去辦。（下。）

建華：現在同賀家發生了這種事情。最可慮的就是紅槍會那些人。他們胡裏胡塗的受人家利用成天鬼鬼崇崇的在那裏搗亂。鬧得一族人都不安甯。他們以後若果同人家裏應外合來搗亂。我們一面要對外，一面對要內，那是十分困難的。

紹軒：我所着急的也就是這一點。

建華：現在也管不得許多啦。要是他們到這時候還不覺悟，將來只有忍痛的先解決了他們。再對付賀家。

壯丁：報告大少爺。我們家的人馬剛走到大東園的時候。一點動靜都沒有。正想追上前去。忽然一聲槍響。賀家的人四面八方包圍攔來。我們大部份人馬都給賀家的人包圍着啦。現在在那裏打得很厲害。

紹軒：唉呀！這怎麼好？

建華：爸爸，您不必着急。此刻急也是沒有用的。（對安國。）快去請醒華姑姑來侍候爺爺。順便叫人把我的馬預備好。（國安下。）爸爸，我去啦。請你千萬保重身體。主持家事。要是我有甚麼好歹，自有衛振華幫您。……（醒華安國慌張

的進來。）

醒華：哥哥！

建華：妹妹，你們要好好照應爸爸，我去啦。

（急急下。）

「醒華自送建華出去。跑到紹軒身邊去。

安國往外跑剛至門處。」

紹軒：安國，你父親教你不用去！（安國垂頭喪氣轉回來。）唉！真不幸得很！

## 第四幕

八 物

唐振華

唐建華

唐衛華

唐紹禹

僕 人

唐醒華

賀瑞珍 身著西式女裝。

唐建華

唐安國

應凱南 身著西裝。

梅理清 年約五十歲。身著西裝。

方蘭士 年約五十歲。身著西裝。

### 佈 景

與第三幕同。此幕之時間與第三幕相差約五六個月，此幕內各人之服裝。可稍為變更。或一部份人變更亦可。

〔開幕時振華，建華，紹禹正在廳中談。〕

振華：二妹給賀家搶去。大東園被賀家佔領已經

好幾個月啦。我們天天希望法院主持公

道。公道在那裏？天天說準備為甚麼總不

！我真不懂！

衛華：誰知道甚麼道理！與其這樣

日子。不如跟賀家把命拚了還痛快些！

振華：我是不怕甚麼的！

建華：（聽了振華衛華的話很生氣。）我把你們

這些弟弟真是毫無辦法。你們祇知道發勞

騷，說風涼話。有甚麼用？你們苦悶，我

不苦悶嗎！你們不怕，難道我怕嗎；你們

要知道這件事的勝敗，是關係唐家全族

人的。不是我們個人選了英雄，犧牲了性

命留個好名就算了的。要是那樣做還不容

易嗎？你們還要知道。要復仇雪恥，沒有

精密的計劃，沒有切實的準備，是不能做到的。上一次大家憑着一時的憤慨。一時的衝動。一定要馬上派人去奪回大東園，追回二妹。結果是二妹沒有追回。大東園沒有奪回。反打了一個敗仗。損失了很大的力量。一直到現在才慢慢補充好。我上次要不贊成那樣的做，大家能聽我嗎？至於法院沒有能力替我們主持公道，我早就說過的。又是甚麼稀奇的事。你們要真正抱定復仇雪恥的決心，就得聽我的話切切實實的去準備，自然會達到目的的。成天無益的苦悶，有甚麼用呢？

衛華：大哥，我看我們的準備已經够啦。要復仇雪恥也是時候啦。

建華：你以為已經够了嗎？我自己以為還不十分

有把握的。

振華：那樣說，我們要到那一天才準備得好呢？  
建華：你們要知道，我們的準備就算差一點，還不甚要緊，賈家雖然有長槍大刀。我們並不怕。我最顧慮的是我們族中的人還沒有完全覺悟。雖然人人都很憤慨。不能說人都已經有了必死的決心。最可恨是紅槍會那些人一天到晚還在那裏搗亂。我們有這種內顧之憂沒有解決，怎麼就能冒昧的發動對外呢？如果沒有這些困難。我們立刻發動對賀家作復仇雪恥的拚命都可以的。

紹禹：我們族中的人，自從受了賀家上次的奇恥大辱。自從上次打了敗仗。大家都知道前途的危險啦。這幾個月以來經你苦口婆心

的勸導。大家都很覺悟啦。大家看見你天天在那裏苦心孤詣的準備，也都振作起來啦。如果我們現在發動。關於實力一點是不成大問題的。至於紅槍會那些人，我想將來也會覺悟的。如果他們真是喪心病狂的趁着我們跟賀家決鬥的時候來趁火打劫。那全族的人都會鄙棄他們，都會制裁他們的。

建華：三叔，我也知道他們有一部份人很覺悟了。但是他們裏面的情形很複雜，所以我還不能那樣樂觀。他們如果真能覺悟一致對外那自然更好啦。我現在的意思是這樣。我們不發動就罷啦。要發動，我們必定要有打勝仗的把握才好。不然，以後我們這一族人的前途就不堪設想啦。我們現

在能多忍耐一天，就多充實一點準備。多增一分力量。就多有一分打勝仗的把握。

紹禹：紅槍會那些人，二哥已經照你的辦法派人去接洽過。他說大概可以希望就範的。

建華：要能得到那就更好哪。

僕人：報告大少爺，賀瑤瓊習小姐求見。

建華：誰？賀瑤瓊！她來幹甚麼？（想想。）

振華：她居然敢到這裏來！

衛華：我們把她扣留下來，作為賀家交回二妹的交換條件！

建華：那不可以。他家既不仁，我們豈可以再不義。兩國相爭，還不殺來使，我們扣下那樣一個臭丫頭幹甚麼？

醒華：（由內面跑進來。）聽說賀瑤瓊到我們家來

囉，是嗎？

僕人：是的，現在外邊。

醒華：（對建華。）大哥，要不要見她？

建華：賀家派她來。一定又有甚麼鬼把戲啦。見

見她也好。看她有甚麼話說。

醒華：大哥，最好請你們到書房去。讓我來對付

那個小妖精。

建華：（笑笑。）這樣也好。但是你要小心。不要

說甚麼教他可以抓着把柄的話。不管她

有甚麼提議，甚麼要求，都不能答應。在

她家沒有自動送回二妹，自動的交還大東

園以前。我們同她家是沒有商量餘地的。

（對紹禹振華醒華等。）好。三叔我們到書

房去罷。（一同下。）

醒華：（對僕人。）去請賀小姐來！

僕人：是。（下。）

醒華：哼！（自語。）看這賤骨頭有甚麼鬼話說！

（在廳內走來走去的想牆。一會兒僕人來

報告了。）

僕人：賀小姐。

希珍：（入門一看。只見醒華一人。稍驚。立刻

轉過笑容。很客氣的。）哦！大小姐，您

好？就是您一個人在這裏嗎？

醒華：（很嚴肅的。）呃！就是我一個人！您家如

果還要搶唐家一個女兒。此刻我們也是毫

無準備的。連酒都用不着再發您一瓶，馬

上把我帶走就是啦。

希珍：唉呀！大小姐，不用糟塌人哪。我今天

是來給老祖公跟幾位少爺小姐們請安道歉

的。您何必就提那些話呢？

醒華：「老祖公」？你們家居然還沒有忘記稱呼

老祖公嗎？你們家那些橫蠻無理的事，是應該對待你們老祖公家的嗎？

瑞珍：大小姐，您不用着急。我們慢慢的講，好不好？（自己坐下了。）

醒華：（也坐下了。）好呀！怎麼不好？現在你還有甚麼講的呢？

瑞珍：大小姐，是這樣的。瑞華小姐那件事。實在是純武那孩子太魯莽，太荒唐，不懂事，鬧出來的。我母親前幾天請了小河先生求見老祖公。老祖公總是不見。所以今天我母親教我硬着頭皮跑了來。要向您府上道歉。請你們原諒。

醒華：道歉？這樣的事道歉就算得了嗎？你的母親要是把你那橫蠻的弟弟教養得好一點。那裏會有那種事發生呢？

瑞珍：唉！純武那孩子就是給我母親慣壞的。一向在家裏就是橫強霸道慣了的。家裏誰都不敢惹他。連我母親也沒有辦法。自從上回做錯了那一件事。他本來也有點後悔。他要求家裏替他設法了結。不想你們府上到法院去控告，又把他弄翻啦。他最高興的，就是說我們兩家有那樣的關係。甚麼事不可以直接商量。你們爲甚麼一定要告到法院去，教他受應凱南梅理清單國共那些人的裁判。他說要在老祖公面前怎麼陪罪都可以。若是要他在應梅那些人面前去丟臉是不行的。所以後來就越來越僵。

醒華：你那些甚麼道歉陪罪的話。說她幹甚麼？他既是怕丟臉，可見廉恥還沒有喪盡！可

是他就不想想我唐家也有體面呀！

瑤瑤：現在我媽的意思是說，像這樣僵下去於兩家都不好的。

醒華：當然是不好。但是這是你家要負責任的。

（嚴厲的。）我的妹妹現在到底怎麼樣？

瑤瑤：二小姐在我們那裏很好。每天是我母親陪着，我自己侍候她。

醒華：你那個人面獸心的弟弟對她怎麼樣？

瑤瑤：請您放心，純武決不敢無禮的。

醒華：哼！你以為我相信你那種鬼話嗎？

瑤瑤：大小姐，請您放心。我們家決不會忘恩負義到那樣。

醒華：（氣起來了。）哼！忘恩負義！你賀家的人懂得甚麼叫做恩義？你家做了那種無法無天的事情，還說不忘恩負義！要怎麼樣才

算忘恩負義？

瑤瑤：大小姐，您不能這樣侮辱人！

醒華：（大生氣了。）侮辱人？你認為這就是侮辱嗎？你的弟弟搶了我的妹妹。你家的人強佔了我家的田莊，還不算，還要殺死我家的人。那不是侮辱？（更生氣了。指着瑤瑤。）你說侮辱，我就侮辱你這賤骨頭！看你會怎麼樣？照我看來，你家一家人沒有一個是好東西。你們都是欺善怕惡的。看見了比你們厲害的人。你們就做出那搖尾乞憐，卑鄙齷齪的樣子去巴結。遇着了比你們軟弱的人。你們就耀武揚威橫強霸道的去欺負。真卑鄙！真無恥！

瑤瑤：（也生氣了。）大小姐，您該罵够了吧？讓我說兩句話好嗎？

醒華：罵够了？你家的罪狀是罄竹難書的。我要有那閒心，寫上他幾百萬字也寫不了的！讓你說話？你還有甚麼說的？你們以為你家現在有權有勢啦。就要欺負我們啦！你可知你自家那點根基是那裏來的？學誰家的？騙誰家的？偷誰家的？霸誰家的？就算把我妹妹的事丟開不講。試問你賀家這些年來，有甚麼權利在我家的湖裏強着打漁？在我家山裏強着打獵？在我家地上強着造路？在我家鎮上強着發賣你家那些賤貨？你家的人打死我家的人就不算人命？你家的一條猪一條狗死在我家地上，硬一口咬定說是我家的人殺的。就要無理取鬧，借事生端的要求賠償。說！說！說！你家有甚麼權利？甚麼理由？對我家做那些喪

天害理，橫強霸道，無廉無恥的事？我家以往不管怎樣的吃虧，怎樣的受辱，總是忍氣，不願意多事，希望你家覺悟，希望大家在這個地方上得過點太平日子。不想我家越忍氣，你家就越更兇惡。居然明火執仗的來搶我家的人，佔我家的地啦。你說，你還有甚麼說的？

瑤珍：（起立生氣了。）大小姐，我聽够啦。我來的目的就是要問你家肯不肯向法院撤回控告。讓我們兩家直接談判，解決這件事情？

醒華：兩家有了事直接談判當然也可以的。不過我家是不同那種不講信義，不講公理的人家直接談判的。

瑤珍：（轉變哀求狀。）大小姐，不要再生氣啦。

我們應該趕快想法子把這件事了結。以後兩家和好，做了親戚，甚麼事都沒有啦。

醒華：「兩家和好，做了親戚」！你真是做夢！

你家要同我家開親是那樣的嗎？你們以為用武力搶了我的妹妹，佔了我家的土地，就可以逼着我承認啦，是不是？真笑話！你家的主意打錯啦！你們也未免太小看我唐家啦！你賀家要是真厲害，你們就把唐家的人殺完。乾脆霸佔我家全部的財產好啦！何必那樣心勞日拙花言巧語的費心思兜圈子呢！我現在簡單的告訴你。快回去告訴你那糊塗的母親。告訴你那混賬的兄弟。要是趕快恭恭敬敬的把我的妹妹送回來。乖乖巧巧的把佔領我家大東園的人撤回去。那麼，甚麼直接談判也好，法

律解決也好，都有商量的餘地。要不然，隨你家要文就文，要武就武，我唐家是不

怕的！

瑞珍：唉！這樣各走極端是很危險的。

醒華：你想恐嚇我嗎？告訴你，唐家現在再也不怕你們恐嚇啦！回去告訴你那些混賬的弟兄們，要不照着我家提出的辦法趕快辦。他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們唐家的人是不再含饞的啦！

建華：（由裏面出來。與瑞珍略一招呼。）醒華，不用再同她多說啦。（對瑞珍。）賀大小姐，剛才醒華的話，已經說的很明白的啦。請你快回去告訴你那些弟兄吧。「解鈴還須繫鈴人。」你們家要不覺悟。甚麼直接談判，間接交涉，都是沒有用的。

最 後 關 頭

瑞珍：大少爺，我一定把這話轉達到。我們那

邊我去想法子勸導。府上這邊還望您多多主持。總希望兩家不要再發生不幸的事才好。

建華：那就看你們家覺悟不覺悟來定啦。

瑞珍：好，再見！

建華：再見！

瑞珍：（停止回頭。）啊，大少爺，我剛才來的時候。鎖上碰見許多人，都是怒髮衝冠的看齷我。好像要打我的樣子。您想，現在出去不要緊嗎？

建華：（冷笑。）你放心出去好啦。我家的人不會那樣不講道理同一個女子爲難的。

瑞珍：（遲疑着下。）謝謝您，再見。

安國：（由外進來。）爸爸，應凱南，梅理清，方

蘭士三位先生來了好一會兒啦。現在同爺爺在花園裏談心。要不要請到這兒來？

建華：當然請來，快去。

安國：是。（急下。）

醒華：（對建華。）大哥，你看賀家講直接談判的話，有一點誠意嗎？

建華：有甚麼誠意！要是他家有誠意，老早就會照着我們以往提出的條件辦啦。

醒華：不知道他家以後又要些甚麼鬼把戲。我們却不能不提防。

紹禹：（由書房出。）當然要提防！

建華：準備實力作最後的決鬥。就是我們最好的提防。

振華：（由內出來，大笑。）妹妹把妯娌罵得真痛快。

紹禹：這種痛快，不過出出氣罷啦。真正的痛

快。要在收復失地復仇雪恥的那一天。

建華：三叔的話對的

〔應凱南，梅理清，方蘭士等與紹軒說着話

進來。未到門時祇聽見應先生的聲音。〕

凱南：（在幕後。梅先生的話不錯。我們若果不

把賀家那種強暴的人家壓下去。這個世界

真不知道要變成一個甚麼世界啦。

理清：（入門與大家招呼。）諸位都好？（建華

等回禮。）

凱南：賀瑤瓊走啦？

蘭士：她來說了些甚麼呢？

紹軒：是呀，她來說些甚麼？

建華：她來要求我們家向法院撤回控告。由兩家

直接談判。

凱南：你們答應了嗎？

醒華：我們怎麼會答應。

凱南：沒有答應就好啦。要是他們到了庭。再

由法院派人調解。或者由你們兩家直接

談判。倒也未嘗不可。要讓他們這樣橫

蠻的抗不到庭。你們府上就同他家私下了

結。那法院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下不了台

啦。

建華：但是，應先生，我們這樣尊重法律，法院

給我們的公道又在那裏？賀家屬次抗不到

庭。爲甚麼不肯缺席裁判呢？你們諸位都

是陪審官。爲甚麼就不能替我們主持這一

點兒公道呢？法院如果不制裁那種橫強霸

道的人家。以後還想能够維持地方的安甯

嗎？

理清：建華先生，這一點我們不是不知道。我們

所顧慮的是，假若把賀家弄急啦。他們越

更橫暴起來。不但是於府上不利。於地方

治安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凱南：梅先生的話很對。賀家今天就是看着我們

大家都各有各的困難。不能幫助府上打一

個抱不平，所以才敢那樣橫蠻的。如果把

他們弄急啦。他家爽性一不做二不休又蠻

幹起來。你們府上如果抵抗不住。我們就

更沒有辦法啦。

理清：賀家現在簡直兇惡得像一條瘋狗一樣。我

們要對瘋狗去談法律當然是沒有用的。

蘭士：所以我們大家想了又想。還是祇有勸府上

暫時忍耐的好。

紹軒：承你們諸位的好意我是非常感激的。不過

我們到底要忍耐到那一天，才能得着公正的裁判呢？

凱南：老先生，您不必着急。我同梅方諸先生已

經商量過。要是法院終久不能公斷。不採

取有效辦法制裁賀家。我們自然會盡我們

的力幫助你們施行有效的制裁的。法院是

以法律維持地方和平的唯一有力機關。賀

家要把牠的威信毀啦。也就等於毀了地方

安甯的保障。到那時候我們的危險正同你

們府上一樣。那我們就不能讓他家再開下

去啦。

建華：應先生，我很欽佩您的意見。很感謝你們

諸位的美意。祇要我們能忍耐，我們總是

忍耐的。怕的是賀家不會再讓我忍下去

啦。

## 頭 關 後 最

關士：照我的觀察，賀家暫時是不敢怎樣的。我們以往雖然沒有能夠給府上實力的援助。但是道德上的同情，輿論上的制裁已經教賀家够受啦。

醒華：方先生關於這一點我們很感謝諸位的。不過道德上輿論上的制裁，祇可以教君子含羞，決不能教小人覺悟的。

〔理清看看應方二人，點點頭笑笑。〕

僕人：（手持一信進來。）報告大少爺，這是賀家送來的一封信。

建華：拿過來。

僕人：是。（送上信之後即退下。）

建華：（看信，由面部表出越看越氣的神情，最後生氣的。）唉！賀家這樣豈有此理，還教我們怎麼忍耐呢！（大家驚訝。）

紹軒：信裏說些甚麼？

建華：賀家向我們提出四個條件。限我們明天晚上十二點鐘以前作圓滿的答覆。要是過了時間不答覆。他們就要自由行動啦。

凱南：是些甚麼條件？

建華：第一件要我們承認我的妹妹瑞華跟賀純武是正式的婚姻。第二件要我們把大東園大北村的莊子田地劃作陪嫁瑞華的奩奩。第三件要我們同他家合股組織經濟合作社經營唐家鎮賀家村一帶一切的農工商業。第四件算是他家的交換條件，就是他們願意派壯丁替我們把守大北村一帶，防止紅槍會搗亂。

紹軒：（聽了，氣極了。）這，這真豈有此理極啦！（應，梅，方等面面相覷不知作何

語。請教諸位先生，這教我們怎樣能够再忍下去呢？

蘭士：這真糊塗。想不到賀家居然橫蠻到這樣子。

理清：老先生：這真不幸得很！賀家實在是太混蛋啦！他家這樣幹。本地方的治安是絕對沒有法子維持的。恐怕不久戴益謙對方先生家。余德鄰對應先生家也會做尤啦。這還成個甚麼世界呢？

凱南：（很冷靜的。）梅先生的話是不錯的。唉！恐怕我們地方上可從此多事啦。但是我們大家還是不要失望。總要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維持神聖的和平。

理清：應方兩位先生。我們還是各人趕快回去準備一下吧。我看大禍是不能避免的啦。

（對紹軒。）老先生，不管事情變化到怎樣，我能盡一分力總幫府上一分的。

凱南：（對紹軒。）老先生，以我們兩家的友誼來說，賀家既是這樣混蛋。假如府上決定非拚不可的話。我們一定盡力幫助的。

蘭士：我也決不會袖手旁觀的。

紹軒：很感謝諸位。

凱南：那麼我們告辭了。再見。

【三人向大家辭別下。】

紹軒：（對建華。）賀家真是越鬧越發狂啦。我們能承認那種條件嗎？

建華：當然不能的！

紹軒：那麼怎麼樣？

建華：（深思片刻。）爸爸，這已經是到了最後關頭啦。我們不下犧牲的決心，不大大的

流血，是沒有法子解決的啦。

紹禹：我們的準備怎麼樣？要是打了起來有把握嗎？

建華：照我們的計劃。當然還沒有達到完全有把握的程度。不過現在不管怎麼樣。我們要拚總可以同賀家拚一下啦。再說打仗的事，也不管完全靠武器的。我們的武器或者差一點。我們的勇氣是絕不成問題的。有了這一點。最後的勝利必定是我們的！  
（對紹禹衛華振華等。）三叔，二弟，三弟，你們意見怎麼樣？

紹禹：拚啦！

衛華：抵抗！

振華：抵抗！

醒華：抵抗！

建華：抵

紹軒：為唐家的生死關頭，大家聯合起來抵抗！

紹禹：

建華：

衛華：

醒華：

振華：

為唐家的生死關頭，大家聯合起來抵抗！

## 第五幕

人物

第一場

除唐紹軒，唐紹堯，唐紹禹，及唐建華兄弟等外再加族衆數十人。所有衣服除紹軒，紹堯，醒華，靖國等而外都是淺黃色中山裝。（若無中山裝時用學生裝或普通短裝亦可）。

人人精神飽滿。氣憤填膺。壯丁都是普通短裝。

## 第二場

唐建華  
唐紹軒  
唐醒華  
唐安國  
唐靖國  
唐振華  
壯丁甲  
壯丁乙  
壯丁丙  
壯丁丁  
壯丁戊  
壯丁己

壯丁庚

壯丁辛

賀瑞瓊 破爛泥污之不男不女装束。

唐瑞華 身着中女装。但與第一幕時不同。

賀 母 破爛泥污之西女装。

賀 孫 年約十一二歲。西裝。

唐紹堯

唐誠之

唐益生

唐哲先

唐魯城

佈 景

## 第一場

台上佈置唐府家堂之大廳。這個大廳是在較高的地勢上。台的正面（即觀衆的對

面。)是三個大門。由外來的人都由大門外坎子上來。門之上有中式的玻璃窗。由門內看出去。看得見門前台高及樞竿與再前面的屋頂。及很遠的村落。天上滿佈烏雲。好像暴風雨要降臨的樣子。開幕時全廳站滿了人。唐建華立在台左端一個椅子上說話。他的身邊坐着唐紹軒，唐紹堯，唐紹禹等。這些人的周圍站着唐衛華，唐振華，唐醒華，唐安國等。

第二場(在第一場幕後約三分鐘。)

地點與第一場同。惟此刻已經佈置了一些零亂的桌椅。大門外樞竿周圍裏面却堆着沙包有壯丁持槍守衛着。開幕時滿天烏雲。狂風暴雨。

第一場

建華：(由人叢中站上台去。)唐家的子孫們！

我們唐家這些年被賀家實在欺負得太厲害啦！侮辱得太過分啦！我們含垢忍辱到了現在。實在是不能再忍啦！賀家昨天向我們提出的四個無理的要求。昨天夜裏我已經通知你們大家啦。他家要我們在天晚上十二點鐘以前就給圓滿的答覆。要不給他們圓滿的答覆。他家就要自由行動啦。你們知道自由行動是甚麼意思嗎？那就是說賀家要來殘殺我們啦！要來搶劫我們啦！要來消滅我們啦！這已經到了我們唐家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啦！你們大家願意接受那些條件嗎？

大眾：不願意！

建華：你們願意等着受賀家的殘殺嗎？

大衆：不願意！

建華：你們忍心看着唐家的土地永遠給賀家強佔

了嗎？

大衆：我們要收復失地！

建華：你們甘心等着唐家這一個大族給賀家消滅

了嗎？

大衆：賀家儘管兇暴決沒有那種能力！

建華：那麼我們怎麼辦？

大衆：抵抗！抵抗！抵抗！

建華：（興奮極了。）你們有了決心嗎？

大衆：有！有！我們有決心！

建華：你們不怕死嗎？

大衆：不怕死？

建華：好極了！好極了！大家都照我的計劃準備

了嗎？

大衆：都準備好啦！

建華：大家絕對聽我的指揮嗎？

大衆：絕對的聽你的指揮！

建華：大家絕對服從我的命令嗎？

大衆：絕對服從你的命令！

建華：好！我感謝大家！我爲唐家全族人感謝大

家！現在我要把各路領隊的隊長告給你

們。這是衛華。（指衛華介紹給大家。）

他帶領五十個弟兄們擔任大北村一方面的

工作。這是振華。（介紹振華給衆人。）

他帶領五十個弟兄們擔任錫南村一方面的

工作。這是紹禹老先生。（介紹紹禹給衆

人。）他帶領五十個弟兄們擔任擾亂敵人

後方的工作。

大家：擁護我們家的老將。

建華：正面的工作由我自己跟誠之，益生，哲先，魯城幾個弟兄們担任。

大衆：〔鼓掌聲。〕

建華：醒華帶着家裏的婦女們担任救護工作。安國跟家裏的年青子弟們到各方面去担任偵探的工作。後方的一切事都請紹堯老先生管理。

大衆：〔鼓掌聲。〕

建華：好！現在你們一切都明白啦。打起來的時候。不論進，不論退，要絕對聽我的命令。萬不可自由行動。紊亂了步驟。（高聲。）大家緊記着！唐家的生死存亡在此一舉！我們大家如果能够一條心。不怕犧牲。勇敢奮鬥。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高聲叫。）大家努力！

大衆：大家努力！

建華：勇敢奮鬥！

大衆：勇敢奮鬥！

建華：殺盡賀家那些強盜！

大衆：殺盡賀家那些強盜！

建華：爲我唐家雪恥復仇！

大衆：爲我唐家雪恥復仇！

建華：努力！

大衆：努力！

建華：奮鬥！

大衆：奮鬥！

建華：爲唐家的生死關頭奮鬥！

大衆：爲唐家的生死關頭奮鬥！

### 第二場

建華：（外面暴風大雨。建華一人坐在廳內一長

桌旁邊好像在看一幅地圖。忽然抬頭。忽又低頭深思。）唉！

紹軒：（由醒華靖國扶着進來。）建華，現在甚麼時候啦？消息怎麼樣？

建華：唉。爸爸，您怎麼又出來。這裏是很不安全的。現在已經五點鐘，天快亮啦。恐怕就要快接觸啦。

紹軒：我們佈置得怎樣？

建華：都佈置好啦，請您放心。爸爸，還是請您到花園裏大書房去休息。那裏比較安全一點。

紹軒：那不必。我雖然老了，不中用啦。但是我看看我唐家的子孫怎樣的爲唐家奮鬥。

（說過未畢忽然槍聲四起。）

建華：醒華，靖國。快扶着爺爺到後邊去。

紹軒：（很堅決而且膽壯的。）不必！我這樣大的年紀了還怕甚麼？就是死也要同你們死在一起！

〔外面槍聲仍不絕。〕

壯丁甲：報告；賀家那邊已經發動啦。

建華：好。再去打聽。（壯丁下，建華拿起望遠

鏡出大門去。立在門前。背身立着觀察。

忽然一槍子打在他挨近的門板上作聲。）

請爸爸避在旁邊。

壯丁乙：報告；替賀家打前鋒的大黑山裏的土匪

非常兇猛。聽說帶得有土砲。

建華：知道啦。（走回廳來。壯丁下）。

紹軒：賀家真無恥！居然去勾結土匪來幫忙。

建華：爸爸，不要緊的。讓他們來好嗎。我們自

有辦法消滅他們的。

## 最 後 關 頭

壯了丙：報告；大北村一方面支持不住退回來啦。

。衛華二少爺給賀家打死啦！

紹軒：唉呀！（氣呆了。醒華建華急去扶着。

大家面色極緊張不作一語。紹軒慢慢回過

來。）唉！衛華總算替唐家盡了他的責任

了。

建華：趕快傳令教益生帶人去救應。

壯了：是。（下。）

壯了丁：報告；我們錫南村一方面打勝了！賀述

武給我們打敗退回去啦！前面打得很激

烈。據說賀純武帶來那個黑山的土匪頭子

韓健很厲害。

建華：再去打聽。（將紹軒扶去坐在一把長椅

上，靖國扶着。）請爸爸安靜地休息一會

兒。（說完走到門口立着觀察。）

壯了戊：受傷拾回來的人很多啦。請大小姐去一

會兒。

醒華：（對壯了。）就來。（壯了下。）靖國好

好的照應爺爺。爸爸，我去一會兒就來。

紹軒：你不用管我。好好照應受傷的人

安國：（跑至建華前。）爸爸，三叔祖的別動隊

已經祕密的繞到賀家村的後面去啦。賀家

帶來的土匪頭子韓健已經給我們打死。大

家問爲甚麼不下令衛鋒？

建華：快去告給大家。沒有衛鋒的號令不准亂

動！

〔安國方下。壯了二人夾扶着振華進來。

建華亦一同扶着進來。振華受傷滿臉鮮

血。紹軒一見即起立急趨前。〕

紹軒：唉！（下淚。）振華！你那裏受了傷？（靖

國也哭了。」

建華：振華！（扶去躺在長椅上。）

振華：（慢慢的睜開眼苦笑。）爸爸，不要緊的

。祇要我們家得了最後的勝利。我死也甘心的！（說完現着極苦痛的樣子。）現在麟真替我帶着弟兄們打上去啦。我那一方面不會退下來的。

建華：（對靖國。）快去請醒華姑姑來。

：（又勉強說話。）賀家的刀槍雖然厲害。我們家的人却真勇敢我們一定得勝的！唉呀！（又苦痛了。）

醒華：三哥！（哭了。）

振華：妹妹！（對醒華苦笑，正想來拉醒華的手，死去了。手隨着落下來了。）

「大家都哭了。建華也熱淚盈眶現出極憤

怒的樣子。」

壯丁甲：賀繼武給我們打死啦。大北村方面的敵

人不能前進啦！

建華：再去探。（壯丁下。）

壯丁乙：報告：前面的敵人來得近啦。我們再不

衝過去，敵人要衝過來啦！

建華：我知道。快去告給他們，我馬上就來！

（壯丁下，對醒華。）妹妹，你們好好的

照應爸爸。（說畢急急的衝出去了。）

「台上沉默約一二分鐘。忽聽外面衝鋒號起。殺聲震天。槍聲愈烈。」

壯丁丙：報告老太爺，我們前面大勝啦。我們的

人已經向前進追擊去啦。聽說賀純武受了傷逃回去啦。大北村錫南村兩方也前進追

擊啦。（報告完下。）

## 最 後 關 頭

〔忽然遠處滿天火光。映入廳內。大家驚訝。〕

安國：爺耶，（指天上火光）。你看，那一定是三叔祖的人馬在賀家村後面打起來啦！

〔壯丁丁戊二人拖着一個人披頭散髮。雙手背綁着。像女人而又身着短裝的人進來。〕

壯丁丙：抓着一個奸細！

安國：（上前去把頭髮撥開一看。）姑姑，你來看這不是好像賀家那個小妖精嗎？

醒華：（過去一看一掌打去。）原來是你這賤骨頭！你前天還說得那樣天花亂墜的。甚麼親善啦！和平啦！原來你也是一個助桀爲虐，口是心非的小鬼！你居然還敢來當奸細！

瑤瑤：（對紹軒）。老祖公，救救我！我不是來作偵探的，我是來想法子通消息求和的。

紹軒：現在誰還能相信你？（對壯丁。）不用綁她。放她在那裏。

壯丁：（放下瑤瑤，下。）

醒華：就在那裏！不准動！你要是動！就不要想活命！

〔忽然醒華左手提着一個人頭。右手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大刀。滿身血泥，穿着一件掛破的衣服進來了。〕

瑞華（神經失常的怪笑）。哈！哈！爸爸！姐姐！我把仇人的頭砍下來！（將人頭丟在地下。）你們看，這不是賀純武的頭嗎？他打了敗仗。受了傷逃回去。還要行兇殺我。活該他惡貫滿盈。被我把刀奪過

來。把他殺啦！現在我們家的仇是報啦！

我的恥也雪啦！哈！哈！（怪笑。）

瑞珍：瑞華，你就那樣忍心嗎？

瑞華：誰？（轉過頭來）原來是你這賤骨頭。不是

你的詭計，我那裏會受騙的？吃我一刀！

（舉刀就要砍。被安國醒華阻止了。把刀

奪下來。）

紹軒：瑞華，你休息一下罷。你看你身上那些

血！你受了傷嗎？

瑞華：爸爸！（要哭了。忽然又轉為傻笑。）哈！

哈！沒有！就是受了傷又有甚麼要緊？家

裏爲了我，死的人還少嗎？

壯丁已：報告老太爺，三太爺放火燒了賀家村以

後。那裏打得很厲害。他老人家給賀家打

死啦！（報告完下。）

紹軒：唉！（哭了。）咱們老弟兄又少一個啦！

瑞華：啊！三叔死啦！爲我死啦！

〔砲聲槍聲漸稀，天色漸明，忽然一片凱

旋歌聲。〕

安國：我們打勝啦！我們打勝啦！

〔大家正悲喜交集。忽然壯丁甲乙丙丁等

扶着建華進來。大家一見驚極。齊上前迎

接。瑞華亦跑上前去。〕

瑞華：哥哥！（指地上賀純武的頭。）你看那是

賀純武的頭！

建華：啊！妹妹！你回來啦！

瑞華：啊！哥哥！苦了你啦！

紹軒：建華，你的傷怎麼樣？

建華：爸爸，不要緊。祇是左臂上受點傷。不要

緊的。唉！可惜三叔，二弟，三弟，都犧

牲啦。(勉強高聲的。)(我們總算打勝啦！  
我們的仇報啦！我的恥雪啦！從今以後再  
沒有人敢欺負唐家啦！

瑞華：(含著淚。)(是的！我們的仇報啦！(說畢  
倒下去了。)

建華：唉呀！二妹！

麗華：(撫在瑞華身上。)(唉！可憐的妹妹恐怕沒  
有救啦！(大家悲傷。)

【壯子庚辛把賀老太太同他一個小孫子擁  
着進來了。】

壯丁庚辛報告，這個老虔婆自己來送死，給我們抓  
到了。怎麼辦？

【大家目集在賀母身上。】

賀母：老祖公，我家已經給你們殺絕殺盡啦。還  
要把我抓了來。我也不要活啦。請你們快

把我殺了罷！

瑞珍：(跑過去抱住她母親。)(媽，聽他們家罷！

賀母：啊！珍兒！

紹軒：(對壯丁庚辛。)(放開她！(壯丁庚辛下。)

賀母：(忽然跑去碰紹軒。)(好！我把這條老命同  
你拚了罷！

【大家拉開了。】

紹軒：賀老太太，你自己想一想。這場大禍是誰  
家惹出來的。你現在還鬧甚麼？你家死了  
人，我家沒有死嗎？你家受了損失。難道  
我家沒有受嗎？現在還不趕快想法子料理  
善後，還鬧甚麼？

賀母：(回頭看見純武的頭。把頭拿了起來。又  
要去拚命了。)(你看你家的女兒那樣兇  
惡，把我兒子的頭都割下來啦！

紹軒：（指倒地下的瑞華。）你看我的女兒不是你家兒子殺的嗎？

建華：爸爸您不必同她多說啦。賀老太太。你現在還那樣潑辣有甚麼用？要是你平素對你的兒女教養得好一點？那裏會讓你那些兇暴的兒子撞下這樣的滔天大禍？這回的事，是你家打上我家的大門。我們不過是抵抗罷啦。莫說你家的損失是自作自受。應該自己負責。就是我家的損失也是你家應該負責的。你現在還鬧些甚麼？你還有你的女兒。還有你的孫子。假若你家從此以後痛改前非，不再橫強霸道的欺辱鄉里。我們還是能够本着我家老祖宗從前培植你家那種寬仁厚德的精神。來扶助你家的。

賀母：不管怎樣，我不要活啦。

紹軒：賀大小姐，你該多明白一點事體。趕快勸你的母親回家料理善後去罷。建華已經說過。祇要你家以後改悔。我們決不記仇。還是扶助你們的。

瑞瓊：（對其母。）媽，請您安辭一下罷。（對紹軒及建華很悲痛的聲音。）老祖公，大少爺，千錯萬錯是我家錯。我那不懂事的弟弟已經死在你們的手裏啦。以後再也沒有人敢胡鬧啦。謝謝你們不殺之恩……（嗚咽得說不下去了。）媽。我們走罷。

〔賀母抱着純武的頭哭著慢慢移動。瑞瓊拉着小孫子扶養賀母往外走。〕

紹軒：（對在場的壯丁。）你們派幾個人送她們母女們回去。（壯丁有兩人隨出。大家目送

## 最 後 關 頭

賀母等下，隨着卽見紹堯。誠之，益生，哲先，魯城等上來。）

誠之：（命壯丁及賀母等停住。）停止！（對壯丁。）爲甚麼放了他們？

壯丁：老太爺的命令。

「誠之對賀等鄙視的看了看。嘆一口氣進來了。」

誠之：聽說大哥受了傷？

益生：傷得怎麼樣？

建華：就是在左臂上受點傷。不要緊的。

哲先：那就好啦。

魯城：謝天謝地。我們唐家這族人總算保全啦！

安國：我們家的仇總算報啦。恥總算雪啦！

紹軒：（含着老淚很悲傷的）不錯，孩子們，仇

報啦！恥雪啦！失地也收復啦！却是唐家的人也死得不少啦。古人說「兵凶戰危」一點也不錯。想不到我們這樣和平的人家。也免不了給人家逼着受了這樣兵凶戰危的害。我們要禱告蒼天。請他用他的威靈。感化全世界的人類。把自私自利奪取的慾望。把好勇鬥很殘酷的劣根性。完全消除。使人人能安居樂業。享受合平的幸福。使人人能盡他自己的智能來謀人類的進步。（對大家。）孩子們。我希望你們以後大家這樣想。大家努力這樣去做。自然有光明的前途。我們要這樣做！首先，我們唐家做起！

（全劇終）

殺敵報國 獨幕劇

時代 大中華民國廿六年十月，抗日期間。

地點 河北固安縣某鎮市附近。

人物 唐 母 唐鎮東之母。

唐鎮東 一個很明大義的北方農夫。

唐鍾氏 鎮東之妻。

小孩 鎮東之子。

日兵 甲(頭目)、乙、丙、丁、戊、

己、庚。

黃潤 曾充洋奴，能說幾句倭語的漢奸。

佈景 中國北方一個普通農人家的起居

室。大門開在北面(近後台之一面)。室內有長方檯一張，長條

板凳二條，小板凳二三個。室之東北一角鋪着一個地鋪，上面是一張草蓆，下面露着茅草。地鋪上有破舊的棉被一條。室之西北一角裏堆着鋤頭之類的農具。東西兩邊壁上各掛着一把刈草鐮刀。東邊壁上貼着一兩張鄉下人家常貼的彩畫。室之東面有小門，通一臥室。室之西面有一小門，通廚房及後門。

開幕的時候，農人唐鎮東之妻唐鍾氏，身着破舊的灰布衣服，坐在一間小凳子的上補衣服。鍾氏

年約廿七八歲，身體非常強健，頗足以代表中國農村裏剛強有力的女子。唐母年已六十多歲，面

帶病容，身着破舊的藍布衣服，帶着她的年約五六歲小孫子，坐在地鋪上。開幕約一分鐘，唐鎮東（年約卅來歲，身體壯健有力）

着農人短裝，拿着一根扁担，一條麻繩，從外面進來，將門關好，氣冲冲的將扁担麻繩，丟在室之西北角裏，轉對其母：

鎮東：媽！您這會兒好點兒了嗎？（問畢走到長棹邊一條長凳上坐下）

唐母：今天晚上好多了，外邊的消息怎麼樣？這個仗到底要甚麼時候才打得完？我不知道

我們爲甚麼一定要同日本鬼子打仗？讓那些天殺的日本鬼子到這裏來，殺人放火，搶奪我們的東西，糟蹋我們的娘們？

鎮東：媽，您還問我們爲甚麼一定要同日本鬼子打仗嗎？您自己已經親眼看見日本鬼子在咱們這兒殺人放火，姦淫搶掠了。我們再不起來把鬼子打出去，鬼子要把我們中國人完全殺死了！您要知道。我們中國的東北四省，老早就給日本鬼子搶去了！現在他們又派了幾十萬大兵，帶了飛機大砲，來打我們了！我們中國的河北，察哈爾，綏遠，天津，北平，上海，許多地方被他們占領了！我們的老百姓被他們燒殺強掠得慘極了！我們這時候還不打鬼子行嗎？

唐母：打仗就打仗好了，鬼子們應該同咱們的大

兵打去。爲甚麼要來殺害咱們老百姓呢？

鍾氏：說的是呀！前幾天大樹灣的黃銳黃老三，不是還來給我們說，日本鬼子頂文明，打到那裏決不殺害老百姓。就是他們要甚麼吃着的東西，也是拿大洋錢來買，決不亂搶的。黃老三還教咱們不用害怕，也不用逃跑。爲甚麼現在鬼子到了我們鎮上是那樣兇惡呢？

鎮東：（聽見此話生氣了）你再也不要聽黃潤那小子的鬼話，他老早當了漢奸，成天替日本鬼子說好話。要不是他替鬼子兵們帶路，鬼子們那裏會找得着小路，包抄了我們國軍的後路呢！

唐母：黃銳當了漢奸？唉！那孩子怎麼就變得那樣壞呀？他做了這種喪天害理的事，就不

怕天雷打嗎！

鎮東：唉，媽！我要說起來您又要罵我無法無天了。甚麼天雷？要真有那樣靈驗的天雷，他爲甚麼不把日本鬼子的那些兵船都打翻，翻到海裏去？要是那樣，鬼子們還能夠到咱們中國來殺人放火，姦淫搶掠嗎？

唐母：（嘆氣）說的也是。你看陳大爺家裏那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桂芝，給幾個野獸不如的鬼子強姦死了。羅老二家那頭耕牛也被鬼子們殺掉吃了。放牛的那個七歲大的孩子也被鬼子們幾刀砍了。唉！這個世界真不知道要變成甚麼樣兒了？

鍾氏：媽呀！您要是看見土地廟隔壁李二嫂子死的幾那樣慘，才真那可憐她呢。二嫂子被十個鬼子輪姦了以後，又被他們幾刺刀刺

死了！現在她的屍首還丟在大梨樹旁邊草地上，連褲子都沒有穿，赤身露體的躺在那裏。有人想去掩埋，又恐怕惹起鬼子們生氣。那些倭鬼真萬惡極了！把二嫂子殺了還不算，又放了一把火，把她那兩間草房都燒了！可憐她那個五個月大的孩子，就燒死在裏面了！

小孩：奶奶，鬼子那樣壞，他們要到咱們這兒來了怎麼辦？我……我害怕！

鎮東：（聽了生氣）不中用的東西！你怕甚麼？老子們這一輩槍頭，你也槍頭嗎？讓你看看好東洋鬼子是怎樣的壞蛋也好，你長大了好替咱們多殺他媽的幾個，給大家出出氣！

鍾氏：孩子這麼小的年紀，罵他幹甚麼？

大了害恐日病，當洋奴，做漢奸呀！（對其子）哼！你這小子，長大了要是做洋奴當漢奸的話，老子就是死了，老子的靈魂也會來要你的命！決不讓你羞辱咱們唐家的老祖宗！

鍾氏：（氣了）不要胡說八道了。甚麼死呀活呀的！你放心好了，我養的兒子是決不會當洋奴做漢奸的！

鎮東：哼！這個年頭的事誰知道！誰想得到黃潤那小子會當漢奸！

鍾氏：算了算了，現在坐在家裏，氣有甚麼用？聽說今天晚上鬼子們還有大隊人馬要到這兒來呢，我們怎麼辦？我們得趕快想法子啊。

鎮東：怎麼辦？（稍停，想一想。）你帶着孩子，

扶着媽，趕快跑到方家村去躲一躲吧。聽說那裏還有咱們中央軍。

鍾氏：那麼你呢？

鍾東：我……（很難看的臉色，表示出他那怒火中燒的樣子。）老子就待在這兒。鬼子們要來動我一根草，我就同他們拚命！

鍾氏：那不行。你不走我也不走。大家要是死就死在一塊兒好了！

鍾東：儘說胡塗話！應該讓所有的男人們都死了，才輪得到你們！

唐母：孩子們，不要再吵嘴了，要走就走罷，回頭恐怕來不及了。

鍾東：（對其妻）你聽見媽的話嗎？

鍾氏：那麼我送媽到了那兒回來。（動身進西邊小門）

鍾東：祇要你能夠回來就好了。

（鍾氏由門內拿了一個小包袱出來，把東邊壁上掛的一把鐮刀取了下來，藏在懷裏，過去扶起唐母，拉着小孩，預備出去。）

鍾氏：（心裏很難受的看看鍾東說。）那麼我們走了。

鍾東：小心在路上遇着鬼子們。你們不必說話，各人低着頭走路好了。（在身上取出一元二角錢交給唐母。）媽，這兒有一塊二毛錢，請您帶去用吧！

唐母：你自己應留着用吧，孩子。

鍾東：我身上還有兩毛。

（忽然聽得外面有許多人走路腳步聲。接着就聽見敲門聲甚急，唐家四人大驚

失色。鍾氏欲想答話，鎮東阻止。鎮東上前去取下西壁上的鐮刀，緊緊的拿在手

中。對外答話。）

鎮東：（很生氣的）誰？

黃潤：是我，唐大哥。

鎮東：你是誰？

黃潤：我是黃老三。您怎麼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鎮東：你他媽的漢奸！現在來找我幹什麼？

黃潤：呢，唐大哥！咱老黃從來沒有得罪過你，

幹嗎開口就罵人呀？

鎮東：你這小子當了漢奸，就得罪了四萬萬中國

人！老子也是中國人，你知道嗎？

黃潤：好，好，就算我老弟不對，隨你罵好了。

你開了門罵不是一樣的嗎？我是替你照顧

買賣來的喲！

鎮東：甚麼買賣？你要是來勾引老子去當漢奸，

老子就要你的命！你別看老子窮，老子窮

得硬！

黃潤：噫，您想到那兒去了？我那兒敢！這兒

有幾位弟兄，要借您這兒住一夜，要多少

錢，就給多少錢。

鎮東：甚麼弟兄？是不是你那些鬼兒鬼弟？

黃潤：不是，不是。是咱們國軍的弟兄！

鎮東：真的嗎？

黃潤：我要騙了你們，我就不是他媽的人養的！

你該相信了吧？

鎮東：既是咱們國軍的弟兄，咱們歡迎，不要甚

麼錢！

（鎮東過去開了門，黃潤捧笑着走進門

來。後面跟着的是幾個兵，由他們的裝束

一看就知道是日本兵。鎮東及鍾氏唐母小孩等見了。都驚訝了。鎮東大怒，將黃潤及前頭的一個日兵擋住）

鎮東：你這混蛋的漢奸，我寧被你欺騙了！

黃潤：（很神氣的）唐大哥，混蛋不混蛋，你的門

已經開了。（指指日兵對鎮東說）難道你還敢不讓我們進來嗎？俗話說的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懂嗎！像你這種人，又何必跟着人家唱甚麼愛國的高調？罵甚麼漢奸混蛋？樂得像我這樣，賺一點好的吃，好的穿，也不枉做人一場。

鎮東：（怒不可遏的，不等黃潤說完，舉鑷刀對着黃潤）你這沒有廉恥的東西！你黃家甚麼的報應，會出你這種混蛋！（正舉刀欲砍，忽然黃潤背後一日兵舉起手槍，對準

鎮東放出。鎮東隨槍聲倒地，幾個日兵大笑，黃也表示很得意的樣子，鍾氏撫鎮東尸大哭，唐母及小孩也哭成一團）

日兵甲：（指鎮東尸首對其餘的兵說）把他（指

尸首）拖出去！

黃潤：唐大嫂，這可怪不得我，人已死了，哭他有甚麼用？你起來罷，他們要把鎮東的尸首拖出去。

鍾氏：（立起來，看着內丁兩日兵把鎮東的尸首拖了出去。其餘的數兵進屋來。日兵甲坐在桌旁長凳上，其餘的日兵坐的坐，站的站，先後卸除了武裝。鍾氏由悲痛中轉出很堅定意志的表現）現在我還敢怪誰？人既給你們打死了，總該讓我母女們去料理他啊。（說畢欲出，被日兵阻住）

黃潤：她要出去料理她丈夫的尸首。

日兵：甲（對黃潤）不准！教她在這兒服侍我們！

黃潤：他們說不准你走，要你在這兒服侍他們。

鍾氏：服侍？怎麼服侍法？

黃潤：那我也不知道，等一會兒你自然明白的。

鍾氏：黃老三，你要拿出一點天良來呀！你自己

家裏也有姐姐妹妹的啊！

黃潤：大嫂，你不用怪我。不是我要你，是他們

要你。

鍾氏：那麼我的婆婆同小孩該可以出去了？

黃潤：她要求讓她婆婆和小孩出去。

日兵甲：（與其他敵兵小聲的說幾句鬼話對黃潤

點頭示可）

黃潤：你婆婆同小孩可以出去。

鍾氏：（對飲泣吞聲哭着的婆婆說）媽，您先帶着

孩子出去罷！（拉着孩子下淚說）孩子，你跟奶奶去罷！（嗚咽不能成聲了。）

唐母：（帶着孩子慢慢走到門口回頭說）媳婦，你，你要小心（說不下去了）

孩子：（哭着）媽！……

（鍾氏呆呆的看着婆婆兒子出去了。忽然坐着的兩個日兵立起來，小聲的說了幾句鬼話，其意似乎是怕唐母及小孩出去走漏風聲，不如殺了為佳的意思。兩日兵馬上趕了出去，忽然聽見了唐母在外面叫救命聲，小孩也有哭聲。接着就是兩響槍聲。唐母小孩叫喚聲也就中斷了。鍾氏知道婆婆兒子又被殺了。瘋狂似的大叫一聲『我的孩子，』往門外奔跑。被兩日兵拉住，扎掙不能脫身，終久被日兵摔倒在地下！）

日兵乙：（對黃附耳低聲的說了幾句鬼話）

黃潤：唐大嫂，他說——（頗有不好意思出口

樣子）他說只要你好好的服侍牠們，他們

決不殺你的，我看不要再固執了罷。性命

要緊呀！

鍾氏：（靜想片刻，未答。忽然以堅決態度答

話。）現在有甚麼講的。隨他們怎麼樣就

怎麼樣好了！

黃潤：（很高興的）這才是聰明人！（回頭對日

兵笑笑的說）她願意了！

日兵乙：（看看其他日兵做做鬼臉，表示很得意

的樣子。）

鍾氏：（忽溫和的對黃潤說）可是：黃三哥，你

得在這兒陪陪我。

黃說：這這我可不敢答應。他們要不要我在這兒

還不知道呢。等我問一問再說。（轉過去

跟日本兵說）怕你們，她要求我在這兒

陪着她。

日兵甲：（與其他日兵互相看看，笑笑，點頭示

可。）

黃潤：他們說可以。

鍾氏：那我很感謝你了。請你問他們現在要甚

麼？

黃潤：（問日兵）她問你們現在要甚麼？

日兵甲：（對黃潤說）教他先燒水給我們洗澡。喝

了酒再睡覺。

黃潤：他教你先燒水給他們洗澡，洗完澡以後要

喝酒，喝了酒才睡覺。那麼你燒水去罷！

却不要從後門跑了，要讓他們趕上槍斃

了，可不要怪我呀。

鍾氏：黃三哥你放心。我的家已經弄到這樣了。

我還跑到那裏去。（鍾氏往廚房走，一目

兵釋笑着對黃說）

日兵丙：（看看日兵甲笑一笑對黃潤說）問他要

甚麼報酬？

黃潤：大嫂子，他們問你要甚麼報酬。

鍾氏：（心裏恨極但這極力鎮定下去說）黃三哥，

你說該向他們要甚麼呢？

黃潤：（釋笑着低聲對鍾氏說）鬼子們有的是大

洋錢，你要他們三百不多，兩百不少！

鍾氏：那麼你就說教他們明天給我點錢，讓我好

安葬我的丈夫婆婆小孩子吧。（說畢入廚

房去了）

黃潤：（對日兵說）她說只要要求你們明天給她

點錢安葬她的婆婆丈夫和小孩子。

日兵：（數日兵聽了笑笑日兵了很高興的釋笑着

說）有，有，有的是錢！

（演到此，閉幕約半分鐘，或熄燈片刻，

即復啓，表示下面劇情與前段約有一二小

時之阻隔，即此刻已在日兵與漢奸洗澡畢

，飲酒大醉之後。當幕再啓時，室中燈光

較前爲沉暗，室中地上睡了五六個人，四

個是日兵，一個是黃潤。其餘三個日兵，

則睡於臥室內，台下不能看見。鍾氏輕着

脚步，偷偷的由房門裏出來，看看敵兵睡

得像死人一樣，慢慢的偷進臥房去。忽聽

得臥室裏有掙扎聲及呻吟聲。室內的日兵

似乎覺得有動靜，但是因爲太疲勞又大醉

了，所以翻了翻身子又睡去了。約數分鐘

以後，鍾氏由臥室出來，滿身血跡，口裏

含着一把血淋淋的刺刀。右手裏拿着一支左輪手槍，左手裏拿着一把血污的鐮刀。睜着大眼，很冷靜的走了出來。描準着睡在地下的敵兵及黃潤，一人一槍的打出去。一個個都打死了。其中一人受傷未死，忽然立起來猛撲鍾氏，鍾氏將手槍一丟，兩人肉搏。最後畢竟被鍾氏一刀刺進

心窩，倒下地了。鍾氏立在大門旁邊，流着淚，對着門外丈夫妻婆兒子的尸首方向看了一眼，再指着敵兵及黃潤尸首，幾乎是咽啞的聲音，喘着氣說。

鍾氏：媽媽！鑽東！孩子！我替你們報了仇了！

我也替老百姓除了害了！

幕下劇終

## 同一著者之戲劇著作

〔自救〕喜劇。原著初發表於廿三年五月號時事月報。「第一次的雲霧」譯自 José

Germain 原著。發表於廿三年三月文藝月刊第五卷等三期。公演後於廿

四年七月由南京正中書局出版。

〔自誤〕悲劇。於廿三年十二月發表於文藝月刊第六卷第五六期合訂本。

〔狄四娘〕悲劇。就東亞病夫所譯蘇蘇 (Victor Hugo) 之法國名劇「項日樂」(Angelo)

改譯而成。於廿五年六月發表於文藝月刊第八卷第六期。

〔密電碼〕寫實革命故事有聲電影劇本。於廿五年初寫成。由中央電影攝影場攝製

有聲影片。於廿六年正月完成。三月中開始在京滬各地映放。現尙繼

續在國內外各地放映。此劇本發表於廿六年五月文藝月刊戲劇專號。